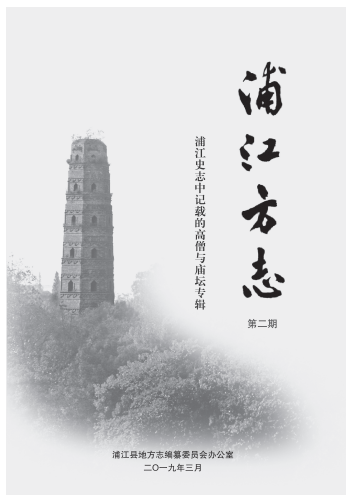


浦江方志

浦江史志中记载的高僧与庙坛专辑

第二期

浦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



总第二期

主 编：张伟文
副主 编：金月红
编 辑：毛 杰 周凌莉
石有才



主 办：浦江县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
地 址：浦江县人民东路 40 号
电 话：0579-84125531
邮 箱：pjxxzb@163.com

目 录

浦江历代高僧

1. 千岁和尚	001
2. 降魔祖师	002
3. 慈恩大师	002
4. 左溪大师	002
5. 伏虎禅师	003
6. 祖登和尚	003
7. 僧若空	003
8. 广槐	004
9. 释清穆	004
附：仙姑	005

历代寺庙庵观

(一) 寺	006
(二) 庵	037
(三) 殿	059
(四) 庙	073
附：文昌阁	107
(五) 祠	109
(六) 道院	138
(七) 坛壝	150



一、浦江历代高僧

1. 千岁和尚

事迹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嘉靖浦江志略》：唐千岁和尚，名宝掌，中印土人也。生周末，当晋、魏时，自西域来居。常不食，惟服铅汞而已。一日示众曰：“吾欲住世千岁，今六百七十三岁矣。”时号“千岁和尚”。

唐贞观中，周游两浙。至里浦^①山下，遇一老人，问欲何之。师曰：“访地修行，吾将老焉。”老人曰：“此山峰峦奇耸，中有石窟如方丈，号‘浦岩’，宜有道居之。”值中秋，师抵岩下，见其山秀泉洁，月白风清，为颂有“行尽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称道人游”之句，遂结茅为庵，名岩曰“宝掌”。忽一日，雷奔电掣，乃巨石突出庵前，因号为“飞来峰”。终夕诵《般若》，倏有五人居岩北之石上，怪而问焉。乃曰：“弟子是山中五通，特来听经”，因号为“五通游戏峰”。傍有石晏岩，师晏坐凡一十七年。

一日，屈指一千七十三岁矣。语其徒惠云曰：“吾将谢世”，授以铅汞之术。惠云既传丹术，筑室东岩之下。九年丹成，能使顶门开阖，神通自在，龙虎皆伏，号“伏虎禅师”。

① 里浦：宝掌山原名里浦山、浦岩。后以宝掌住锡于此得名。



2. 降魔祖师

事迹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旧志）宝掌弟子惠云，既传丹术，筑室东岩之下。九年丹成，能使顶门开阖，神通自在，龙虎皆伏。因号“降魔祖师。”

3. 慈恩大师

事迹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嘉靖浦江志略》：慈恩大师，讳窥基，尉迟敬德之从子也。每览书记，过目成诵，义亦顿解。善大小乘，既参译经，从玄奘受瑜伽惟识^①宗旨。著论凡百部，时号“百部论师”，至今谓之“慈恩教”。结庐于县南一十里，里人为建院，名曰“慈恩”。宋淳熙初改“觉慈”。

4. 左溪大师

事迹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嘉靖浦江志略》：左溪大师名玄朗，字惠明。义乌傅氏子梁居士翕六代孙也。庵于左溪，因以为号。师摄伏鸟兽，使无畏慑。诵经翔禽下听，食已群猿捧钵盂于池中，故名池曰“洗钵”。唐李华有《左溪师塔铭并序》。

^① 瑜伽惟识：大乘佛教的派别之一。主张“外无、内有、事皆为识”。南北朝时传至中国，经唐玄奘翻译传播后，成为有系统的宗派，即“法相宗”，或称“唯识宗”。



5. 伏虎禅师

事迹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嘉靖浦江志略》：伏虎禅师，名灵默，毗陵^①宣氏子也。贞元中至浦阳县，闻江山道场久废，访旧址得之。谓人曰：“山形如鸡足，迦叶所舍。”遂凌危顶，大启迦蓝。常有一虎当道，师驻锡谕之，虎瞑目而退，故有“伏虎”之称。

6. 祖登和尚

事迹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嘉靖浦江志略》：祖登和尚，唐僧也，建庵于官岩。岁大旱，独上绝顶祈请，捐身投岩下。俄顷大雨。火化得五色舍利。其徒绘像事之，至今尚存。

《光绪浦江县志》：按宋濂《官岩寺记》，唐懿宗咸通初人。

7. 僧若空

事迹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空，字无相，吴姓。元时人。初居皇安山之普利院。遍游浙东西，求善知识，咨决心要。既而充然有得，乃归，结茅仙华东峰下。元吴莱有《仙华岩麓寻释子若空不遇》诗。

① 毗陵：汉置县，今江苏省常州市。



8. 广槐

事迹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槐，字东林，明时人，姓陈氏。少从事戒行，已而剃落清水庵。慕云栖，发大誓入山修道。既受具，受菩萨戒，信力坚劲，质直无伪，持《金刚》《般若》甚虔。中夜讽咏，虽隆寒溽暑不废。语及生死，必厉声切齿，愤然若不胜其惭愧，闻者为之寒心。居家时，有子三人。仲得羸疾，槐往视，知不可起，劝令择良偶安置其妻，子忻然从之。舆疾来山中，使皈命三宝，植当来因，甫毕而卒。又明日，槐卒；又明日，将茶毗，而槐之季子不期而至，人以为慈孝所感。

先是，槐得疾，日且弥甚。讯之无他语，惟谆谆以及时念佛为瞩，散衣钵、尽以饭众僧，无遗余。敛容而逝，年六十，僧腊^①十有二。弟子一人，曰大海。据《两浙名贤录》补入。

9. 释清穆

事迹见《光绪浦江县志》卷九

《光绪浦江县志》：（宋于房）弟清穆去为浮屠，亦以文鸣。

① 僧腊：僧尼受戒后的年岁。受戒每度一年称“一腊”。

附：仙姑

事迹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嘉靖浦江志略》：三皇时仙姑，相传为轩辕黄帝少女。按郑缉之《东阳志》及县志，仙姑于仙华山修真上升，故山与庙并以“仙姑”名。有庙旧在山巅，祷祈辄应，民病陟降，改筑营于山麓。宋嘉泰元年夏旱，吏民相与祷之，雨乃时降，岁以有秋。事闻于朝，三年敕赐额曰“昭灵”。至今人称之曰“仙姑女圣”云。

《光绪浦江县志稿》：明神宗万历三十年，知县须之彦复于山上平夷处建观祀之。



二、历代寺庙庵观

(一) 寺

1. 白佛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旧志)县南附郭，建自唐，旧名慈相院。(薛志)宋真宗天禧二年重建大殿。廖偁^①有记。今每逢万寿及元旦等节，文武各官朝贺坐班。每月朔望宣讲圣谕，俱于此行礼。咸丰辛酉，毁于兵火。

附：宋廖偁《白佛院宝殿记》

昔浮图之市，乃西方圣人，以明万缘警三界循环之化，聿来东土。阐兰若之殊胜，崇天下之法轮，有□^②佛之嗣兴，蒙壹雨之滂注。辘芥投锋之记，戏沙成塔之因。悉为下生，妙推胜果。潜开觉路，救诸苦恼。十方敦信，无不皈依。洵众德之本果，无上之福田者哉。东西英俊之域，牛婺交度之躔。云屋比溢于万家，纤筐可资乎九贡。人物之所熙盛，赋税之所实繁。山擎空碧，飏飏仙穴之风；水泛长川，缥缈月泉之派。推众流之会，曰浦江焉。冈峦回秀，竹箭称美，寒松混生，岁无改操。盘据



① 廖偁：宋衡山人(今属湖南)人。天禧进士。好古能文。有《朱陵编》。

② □：原文空缺。下同。



廛^①肆，而浚之浦湾；地侧南金，俨人寰之净界。尘游罔杂，宛若化城伽蓝之盛，曰白佛焉。在昔唐代，居然德镇招提，葢葢^②屐止，弥崇邑民之所，趋向海众之所。丛倚岁月，云迈陵谷，推迁殿宇，向歌致金山之像，寢至濡首者也。前住持普清上人厌俗事佛，受具为僧。识稳智明，早达解空之理；性淳行苦，得诸方便之门。攻角立之妙场，踵蝉联之法裔。夙怀营构，遽启精衷，将谋革故，欲取鼎新。慈心既发，固一县以皆闻善语，俄宣越千里之胥应。会首胡文嵩、金超、徐君聚、张欢、高和、陈亨、韩集、高回、夏承遇、刘逸、吴宠、魏宠、石凌、倪德明等，钦其道化，仰以志勤，喜舍云趋，赞成竞至，得钱数百万。于天禧二年岁在戊午，月建季秋，涓日撰时，命工垒土，崇基壁立，坦若平地。招呼良匠，运斤挥斧，巧取他山之石，妙荐合抱之材。仰规大壮之文，肯构雕甍之丽，将新佛殿华而有实。绣栊镂槛以互映，丹涂粉壁而相辉。瓦缥薄而若翔，势倚空而轩敞。施金映碧，敷文彩以鞞^③罗；画栋翬^④檐，与云霞而共贯。佛舍既备，功德未圆，再兴金议。遽有种福者何万、徐训、倪宠、王佑等，同行劝募，以集众缘，檀施山积，营缮日广，工徒云众，圣像骤成，庄严绝出，尘垢不生。

① 廛：古代城市平民的房地。

② 葢葢：亦作“芬葢”。烟霏氤氲或香气郁盛。

③ 鞞：古代一种有帷幔的车，多供妇女乘坐。

④ 翬：古书上指有五彩羽毛的雉。

孜孜数年，其工云儻。瞻仰可以资民福，焚修可以报国恩。方云雷之嗣响，俄薪火以告终。上足咸泽，实承法胄；代居祖位，继掌院事。率尊旧式，金仙之像，龙天绕护，众香之供，至今是赖。此之胜利，可遽陈哉！僞遇天子罢贡举之明年秋，挈家东归，假道于斯。属宰君王公负出伦之器业，振字人之化风。邑佐外弟杨侯，乃三代将家之令嗣，受四朝文武之殊恩，雅契来缘，实为民长。德惟善，政颇著。弦歌之声，狱无系囚，足务讌游之乐。赏心不倦，同届梵居，极目清凉，惊在尘外。协群情之蒙利，悦雅士之裁谋。原始创规，遽承为请。愧非丽藻之辞，聊纪勤修之实。笔不停缀，勉与书之。时皇宋景佑二年岁次乙亥十月记。



2. 白佛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旧志）在县西南五十里，唐懿宗咸通八年建。元成宗元贞元年，僧崇义重建。（薛志）明怀宗崇祯十六年又葺。后圯。

3. 惠香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旧志）在县北二十五里。东晋时建，名曰香岩。宋神宗熙宁二年改今额。孝宗隆兴元年重建。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寺毁，后复重建。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立成丛林。邑人宋濂有《惠香寺新铸铜钟铭并序》。今废。



附：宋濂《惠香寺新铸铜钟铭并序》

浦阳有大兰寺在白麟溪之滨者，曰香岩。创建于东晋时，年代辽邈，所铸之钟或成或坏，不能尽知。其可知者，宋宝元间，继隆大师实为之。隆尝走汴京，得中官锡铜为助，而兵部侍郎胡公，则力相其事。至庆历甲申，钟始成。越七十有八年，睦寇至，毁焉。时宣和辛丑之春二月也。普照大师子文即帅其众而继为之，至甲辰冬十月，钟复成。越二百三十年，寺灾，钟又毁焉。则今至正癸巳之秋八月六日也，沙门普照与同流六十有二人谋曰：“成坏之相，势常相因，而钟者所以惊昏聩、朝法度、祛障蔽也，吾等不可以不亟图。”遂走告里之善士于君城。城乃捐钱一千五百缗^①，俾合余烬而新之。铜以斤计，旧者三千八百有奇，新者二百有奇。至冬十二月二日，钟复成。昔天台智者大师深弘《法华》之旨，未十余传，其教几绝。吴越国师德韶，为闻于钱忠懿王，遣使航海，求其书于高句骊，后卒盛行。当时之人，以为师与智者同族姓，疑其乘愿轮而再世焉。今照之名与子文之号正同，或后或先，又皆以音声为佛事，较之国师，其迹固殊。所以昭前人之业，使之贻永久而弗坠者，则一而已，夫岂偶然哉！虽然大圆、觉海本无异同，孰能分别后先形相。若区区致泥于名迹之间，亦惑矣。必也自声而生悟，自悟以入道，庶几无负于斯钟之建也与。濂近迁居寺东五里青萝山中，与僧崇侃游甚洽。侃一旦来谓濂曰：“子盍铭吾

^① 缗：用于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



钟乎！”乃为之铭曰：如来法门，千差万别。孰方便故，以一音摄。有灵者钟，即广长舌。或震或撞，炽然而说。五时所宣，诸修多罗。无量妙意，中无不包。一历耳根，千劫弗磨。夤缘^①入道，莫此为多。白麟溪滨，有大兰若，是惟香岩，法器所舍。郁攸搆灾，一夕而化。毕竟有形，终属幻假。寺之比邱，咸作是言：彼成坏相，如风转轮。往过来续，后先相因。不有废者，吾何以兴？乃谒檀那，乃咨鳧氏。乃简赤金，以归鑪^②锤。侈弇中程，薄厚随轨。外圆中虚，与法为体。若龙象众，暨诸鬼神，胡跪作礼，靡间幽明。台簏^③高悬，有声铿鍠，如狮王吼，如蛟龙鸣。上彻诸天，下入九地。因闻生悟，弗迷邪趣。声声摄入，曾无留碍。尽转如来，大图镜智。我昔尝闻，此妙音声，不从钟出，不由耳生，随处充满，非减非增，愿咸谛听，同证真乘。

4. 宝严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八里，旧名宝掌，千岁和尚宝掌禅师道场。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师自南蛮来，结庐于此。宋英宗治平二年更名宝严禅院。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改为寺。按：今仍呼宝掌寺。国朝咸丰辛酉圯于粤匪之乱。同治间修，光绪六年重建。宋方凤有《游宝掌山寺》诗，方樗有《游宝掌寺》诗。

① 夤缘：循依而行。

② 鑪：同炉。

③ 簏：古代挂钟磬的架子上的立柱。



又：宝掌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十里，明穆宗隆庆时建。国朝乾隆三十年寺僧重葺。按：此即前宝严教寺，兴废具载于前。今仍按（薛志）录此。

5. 左溪讲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二十五里。旧名普安禅院。唐玄宗时，左溪大师玄朗道场。师系傅氏之子，独处岩穴凡三十年。开元中，邑人于平始为治室。大师即于天宝十三年就灭。玄朗塔建于寺侧。至宋太祖开宝中，平之曾孙伯昭，复重新之。请于钱氏，额名双溪。功未竟而卒。伯昭之子暲始作佛殿，暲之子清穆受度为僧，建山门、两庑、藏室、钟楼。

高宗绍兴二十二年有舍利降，建塔藏之。寺有圣者陂，久治不就，一行童捐身其中，始完。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改今额。国朝康熙年间，重建普安堂。寺有明万历年间古钟一口，唐李华《左溪讲寺记》碑。今皆无存。乾隆三十八年圯。嘉庆六年重葺。咸丰辛酉毁于兵。光绪初重建。

附：宋释清穆《普安禅院记》

左溪，浦阳之佳山水也。初，玄朗大师道成行尊，思所以休息其身者，得左溪而庵焉。唐开元时，吾五世祖平始与大师治屋室。天宝十三载，大师既就灭。左溪无嗣，居人惟于氏，中间或衰，故左溪废坏，寔不得复。国朝开宝中，吾祖伯昭伤先人这之所为，

念大师之道场也。遂躬负畚筑，斩茅除榛，搜材发石，而渐复其屋室。上状钱氏，请其名曰“双溪”；又上状请十方说法住持，愿得杭州大比邱宝初者主之，皆从。事未既，而吾祖亡，实太平兴国八年也。吾父赠大理寺丞嵩，乃竭其力而就其功。始于佛殿，范如来诸大菩萨像，一切完备矣。粟蔬盐醢独供给者四十余年。呜呼！古所谓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咸平二年，宝初师卒。以处州大比邱绍筠嗣之，且以吾为比邱。乾兴初，绍筠以疾去，众以吾嗣之。祥符初，诏赐今额。天圣三年，始建三门、东西庑十五楹。七年，建大藏十六楹。九年，铸大铜钟四千斤。庆历三年，建方丈六十楹，造檀香瑞像四身，纁漆天竺像一身，弥陀、势至、观音像三身。至于所谓方丈者，皆吾尽其心，而吾兄尚书屯田员外郎房相与成焉。噫！由开元到今，三百年矣。吾院事，始惟吾祖、吾父、吾兄与吾之所经营，不亦艰乎哉！自今以往，迨吾身之后，当择诸方具德行知识者为吾嗣，凡吾门内之子弟，其德行、知识有若诸方者，亦听。其或不然，搆朋树党，徼幸以求，继续欲乱吾规矩者，在檀越大众公之。可也，公进之；不可也，公退之。自初而下，可知也；自吾而下，虽百世可知也。金石有敝此无废已。大师之终始，有唐相李公华之碑存，来者足以观焉。庆历七年丁亥八月望记。



6. 石井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二十里。旧名石井院，唐穆宗长

庆三年建。宋真宗咸平二年徙于皇安山。英宗治平二年改名普利院。明太祖洪武间复改今名。岁久，多圯。光绪十七年重修。元柳贯有《夜宿石井禅院》诗。

7. 江山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五十里。唐伏虎禅师道场。师名灵默，姓宣氏，毗陵人。唐文宗太和五年，僧仲伟重建。懿宗咸通八年，名曰“灵鹫”。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六十里，在兴仁距小蒲阳五里。民国二十年，四五六保集资修造。



8. 崇因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四十里大孤山下。旧名崇福院，唐文宗开成五年建。宋英宗治平二年改今额。光宗绍熙五年，僧了新徙建山前三百余步。姜元鼎有记。

附：姜元鼎《新迁崇因院记》

婺之支邑曰浦江。邑治北去三十里，皆倚山缘溪，蓁莽丛杂，为樵采牧畜之地。横溪侧径又十里，有山刻峭独特而锐上，名曰“大孤”。傍峦朝伏，映带清流，苍翠翔舞，姿态万状。盖骚人墨客履齿之所不到，夸奇耀美之词莫得，而付托者浮屠崇因院独占之。院旧坐孤峰之南麓，基址湫隘，规模劣小，佳山秀水逃耳闪

目，不足以呈伟观。岁月既久，栋宇摧剥，驻锡者苦之。绍熙甲寅，院僧了新归从天台，顾而叹曰：“惜哉，天造地设，而人无以成之也。”于是相阴阳，易面势，去旧院前三百步有奇，斫山陶土，开基立木，殿堂楼阁，轮奂飞腾。然后山之奇状一眺而得，峙者如傲，朝者如揖，伏者如拜。鸣泉漱玉，潏潏有声。其朝融暮变，疑与重檐杰栋竞丽争妍。嗟乎！是其真瞿昙^①之佳境，而了新目力之所到也。余游崇因，见其徒而谗之曰：“院之开基何始乎？”曰：“李唐开成五年，赐额曰崇福。至国朝治平三年改今名。”“前此未闻者，抑新之下迁，藉众力而为之乎？”“罄囊篋资，其俗家之乐施者，以补其阙。”“然则新安在乎？肇工于何时，迄何年而落成乎？”曰：“始于绍熙甲寅之冬，终于嘉泰四年之夏。百役告毕，志未立而新亡矣！”余闻而有感焉。夫自李唐开成，接于治平丙午，二百二十二年而寺始改额；绍熙甲寅，又一百二十九年而寺始议迁；嘉泰甲子，距前十有一年而寺始毕役；迄于今直二十年而寺未有志，上下几四百载，其难如此意者，兴废有数，盛衰在人。兴衰起废者新，继新之志而维持者，其徒也。居尔庐而不以经意者，惰也。经意矣而应故事者，是亦不忠于其师也。余嘉新之志，而有望于其后之人，于是乎记。新，姓毛氏，童年祝发，曾主天台方丈，喜读书史，亦刚介自立者。嘉定癸未重阳日记。



^① 瞿昙：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姓瞿昙，亦称乔达摩。



9. 大楼禅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二十里大楼山。昔有江西楼子院三僧游浙，一人于五泄降龙，一人于江山伏虎，一人庐于此山，因号大楼灵云院。唐宣宗大中五年建。僧宝懽徙今所。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改名崇宁院。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改今名。今废。

10. 天宫讲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四十里。唐宣宗大中六年僧昙空建，号空仙。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仁宗庆历六年，僧遇信重建。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僧并入左溪寺。今废。

11. 惠安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四十五里。唐懿宗咸通六年建，初名永泰。宋真宗咸平五年，僧坦翁重建。大中祥符元年改名惠安院。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改为寺。今废。

12. 广仁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嘉靖浦江志略》卷八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南十五里，旧名福仁。唐懿宗咸通八年，禅山和尚道存建。宋英宗治平二年更今名。哲宗元佑四年

改为禅院。在高峰山下有方池数亩，嘉树森列，有轩，曰“古木寒塘轩”。（薛志）国朝乾隆十九年修。咸丰辛酉燹毁。元马祖常^①有《古木寒塘轩》诗，明陈孔硕有《广仁寺古木寒塘轩》诗。

13. 官岩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南三十五里。唐僧祖登初结庵岩中，会岁旱，舍身祈雨。邑人感之，为建院。唐懿宗咸通中赐今额。宋理宗景定三年，妙空禅师智印重建。（薛志）无仁宗延佑时建大士阁。文宗至顺时又作潮音堂。顺帝至正时造华光阁。宋濂为记。

明神宗万历时重建。国朝乾隆元年重葺。咸丰辛酉燹毁。仅留山门一间。同治七年，寺僧募建。按：寺于大殿祀宋侍郎胡则^②，每年八月进香者络绎于途，几与永康方岩埒。然亦有冥数焉。且刑生荐熟，牢醴崇侈，男女百千里膜拜聚会，公而有灵亦非所乐也。顾公之治，行官伐载于韩魏公《宋朝实录》，范文正^③所撰《墓铭》，论次尤悉，若所云奏免衢、婺身丁钱，民受其赐为



① 马祖常(1279—1338)：元文学家，字伯庸，官至御史中丞等职。后辞官居光州（今河南潢川）。善诗文，有《石田集》等。

② 胡则(963—1039)：北宋永康人，字子正。宋端拱二年进士，累官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以兵部侍郎致仕。明道元年江淮大旱，民饿死者众，上疏求免江南各地身丁钱，诏许永免衢、婺二州身丁钱。民感其德，多立祠祀之。

③ 范文正：即范仲淹(989—1052)，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字希文。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累官参知政事。谥文正。



之立庙者，则传与墓志俱不登载。黄文献^①每疑之，欲俟博洽君子而质之。然全婺之人传为故事，不可考矣。赤蛇啮藤、白马饮泉近于语怪。然而前史类有之，不足骇也。后渐圯。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二里，在官岩山麓之西。光绪戊戌年，邑人洪瑞芝有重建碑记。官岩寺之建于山麓，由来旧矣。自唐僧祖登禅师始结茆于岩下，逢大旱舍身祈雨。邑人德之以建其院，唐懿宗咸通敕赐其额。宋景定三年，大师智印募化重修。元延祐时刱建大士阁，至顺时作朝音堂，至正时造华光阁。洎明万历清乾隆时，屡有重修。历追数百年来，其间盛衰兴旺之故皆天所主，非人所可测矣。前光绪庚寅，住持洪兆沾法名普易，出身募捐修葺观音大殿，再闢基址建东边厢屋七间，塑三大佛金堂一座，光绪戊戌建大厅三间，西边厢屋七间，塑玉皇大帝金堂一座，至此天工人代之说不可征乎，然虽一手一足之劳，而非一朝一夕所能致。幸同侪之善士存慷慨之深心，无不欣然乐助以成美观，此亦天使然也。倘异日天心默祐福善斯人，定必获报无穷而功德岂有量哉。

附：宋濂《官岩院碑记》

浦江县东南三十五里，有山穹然拔起于众峰之间者，曰康侯山，又曰官岩山。俗以其形蹲踞如狮子，又称之曰狮子岩。从岩趾斜入六百余步，崖木回环，最号幽邃，有古招提在焉。梁大同间，

^① 黄文献：即黄潘（1277—1357）：元义乌（今属浙江）人，字晋卿。累官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谥文献。

比邱尼元净始建院岩北石洞前，号曰“安和”，后更名兜率。至唐会昌之季毁于火。其故基至今犹存。咸通初，祖灯大师自越之上虞飞锡而来，遂缚禅居岩内。会岁旱，独上绝顶，祈请捐身，投岩下而卒。俄顷大雨。火化得五色舍利。民感之，就岩之西为建今院。八年丁亥，因山赐额为“官岩”云。灯之事，备载洪遵《郡志》中。而比邱之经始，则出于县民蒋氏之所私纪，年世辽邈，莫考其祥。所可考者，宋大中祥符癸丑重建释迦宝殿，天禧己未刻木为佛菩萨、护法神王诸像。景定庚申，妙空大师智印尝出主杭之旌德显庆教寺，以衣盂之资，命其徒六人造经钟二楼，暨圆通堂、方丈、三门、两庑之属，复闻于朝，以奉仁烈皇后杨氏神御，院益增重。国朝廷佑丙辰，院僧宗胜建普贤大士阁。明年丁巳，宗尚悉易殿之楣楹，新其四檐而加辟焉。复搏土益旧木像，砬石为床座而妥置之，使与殿称。至顺壬申，景辉作潮音堂于殿之北墉。至正癸未，华光宝阁成。越三年丙戌，集僧之堂又成。明年丁亥，香积之室又成。其费一出于众僧。惟阁之役颇殷，赖邑大姓洪君荣助之而始就。荣之二弟盛、兴，复为创鹫峰、潜碧两亭。自是，院之规制一如大伽蓝。四学士来观来游。但见穹楼杰阁，飞动于苍烟凉翠间，恍若登耆闍崛山，亲逢如来法会之未散，莫不驩忻赞咏，得未曾有。比邱曾安曾不以是为既完，且谓自祥符癸丑至今，历三百四十有三年，其中更几世几人，始克致有于是。苟不图文刻诸贞珉，则后来者，何以知其难哉。乃以乌伤朱君列所述颠末，走青萝山中而求濂为之记。濂所居，距岩不十里而近，一出户辄望见之。当天朗气清时，尝同二三子扪萝



攀葛而上，俯瞰县北岩坑、仙华诸峰，如万马东行，或驻或跃。而浦阳江之水，蜿蜿蜒蜒，又如白龙南飞，一泻数十里，绕岩腹而去。周围原野星罗棋布，诸池沼厕其中直小瓯耳。方呼酒放歌，天风自东北起，四山鳞甲一时皆动，同游或战掉不能留，诚天地间胜绝之地也。宜为有道浮屠之所都，而兴仆补坏，代不乏人也。濂因弗辞而为之记。至正十五年岁次乙未冬十月癸丑朔记。

14. 正观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西南六十五里，旧名止山。唐懿宗咸通八年建。宋英宗治平二年改今额。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寺焚。仁宗延佑六年重建。相传唐荆溪尊者湛然^①于此读书，故名。湛然，左溪弟子也。（薛志）后圯。国朝乾隆三十五年重葺。明释如晦有《正观寺》诗。



15. 觉慈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十里，旧名慈恩。相传唐慈恩法师尝结庵于此，故名。宋英宗治平二年改今额。徽宗宣和初寺毁于寇。孝宗淳熙，僧道禧重建。今废。

^① 湛然(711—782):唐常州(今属江苏)荆溪人,俗姓戚。玄朗弟子,为天台宗第九祖。

16. 华藏禅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三十里大觉山。旧名宝林，后晋出帝开运二年建。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有明妙堂、环峰阁、来青亭、十法界境亭、涵碧亭，而环峰尤胜。峦林四映，湿翠欲滴。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立成丛林。国朝雍正二年，显亲王有碑记。后废。光绪二十年，寺僧募建后殿三间，并中庭、钟鼓楼。

附：汪藻《明妙堂记》

华藏为婺浦江名刹，主其事者咸见其安佚。旷久转相狃习，莫不纵弛怠惰。为自固计，绍兴戊寅，主僧以乏事闻不安之州，以妙觉禅师仲孚来尸焉。从邑人请也。孚公行纯气和，心地稳密，凡六主名蓝，人归其德，属兹弊余，用力艰，用心益坚。曰：“吾乃饱食安坐耶？”居无何取，山之室庐颓圯而不修者，增葺之。平时佛有祠，寝饭有室，上漏下湿，阒如也。兹焉黝亚丹漆，焕然一新。于是澡有室，钟有架，琅函宝书遍满，法轮虽大，檀施缔崇因之功，而师之力居多焉。一日，登方丈后山，见峰峦环矗，云霞错摩，翠微靡靡，接应不暇。谓其徒曰：“此殆灵区奥壤，岂鬼神靳，惜不以示人邪，何刑榛苍莽乏观览之胜？”其徒遂以此地旧有环峰阁告，今址存而阁废者有年矣。师即拊髀雀跃，欣然命工集材，因其址而阁焉。阁成，跂翼翬飞，栏楹四合，比旧为增美也。排青拱秀，众妙集矣。犹以为未也。又辟其后敞而堂焉，构一阶三屋，其间窗壁虚明，栋楹宠大，虽鲜斲雕藻饰之华，而宽闲清旷，超乎景物之表。兹又知师之心地廓如也。有客至，





登其堂，师即与之焚香晏坐。久之如在乎青霄白云之外，俯闻钟鱼梵呗之音，则又如下一方矣。新平汪藻因访师于堂上，乃属之名“环峰阁”。故不易旧榜如其堂，曷可无名乎？余闻佛书有言本佛上实无一物，虚通寂静明妙安乐而已。夫境与性一也。何向也，蔽而不知所见。而今也，斯堂之蚊不徙常而得大观焉。此唐柳子厚所谓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开群迷为正觉，舍大□为光明，是不可以一物而窒碍其心。又安知人访师之堂，不豁然破大昏之愚，廓灵照之明，而得夫不言之妙哉。是师不惟成其堂，亦有功于法门也多矣。然则请从子厚之说，目其堂曰“明妙”可乎？师曰“佳”，或曰“宜书之”，乃书于堂之右。堂成于绍兴三十年十有六日。乾道壬辰正月望日记。

17. 华藏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三十五里，唐时建。国朝乾隆十年重葺。宋兰溪范浚有《浦江华藏寺如胜上人，欲募施者开田佐僧供以长老皎公书来求余诗，作二十韵奉勉》诗。

18. 治平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嘉靖浦江志略》卷八

《嘉靖浦江志略》：去县南二十五里。元至元五年建。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江西僧元袞建。后唐废帝清泰中，更名清泰。宋太宗太平兴国中，改名太平。英宗

治平二年改今名。孝宗淳熙十六年僧如谨，元世祖至元五年僧崇绍，前后重建。国朝咸丰辛酉，毁于兵。同治间重建。

19. 保安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八里。后晋出帝天福八年，县人倪盈舍地建，号曰保安。宋英宗治平二年更名净慧院。元仁宗延佑六年，僧一云重建。至顺帝至正时工始竣。宋濂有记。（薛志）国朝康熙六十年重葺。咸丰辛酉毁于兵。今寺废址存。宋方凤有《宿保安寺》诗，朱君正有《溪行望保安寺有怀倪文卿》诗。

附：宋濂《保安教寺记》

濂尝同县大夫访石陵倪朴先生遗迹，还憩静慧院中。院在浦阳江滨保安岩之下，山环水迥，而嘉树郁葱如新濯者，境邃人寂，其于释氏之居为最宜。院僧一云迎濂言曰：“先生远祖回图君，其二子仁招、仁稠，捐地以建是院。当时有遏禅师者，善说若空无我无量妙义，遂延致而主院事。龙象固尝一盛矣。”言已，复持锡导濂周览后先，且历指以相告曰：“自禅师以来，院废且已久。释迦宝殿则延佑己未新之，传法正堂则泰定丙寅作之，饭僧之堂、行道之庑则创于天历己巳，警时之钟、会众之板则铸于至顺壬申。院制虽粗完，而三门未及有所树立，佛菩萨洎大阿罗汉像未及有所庄严，迄今至正丙戌甲午之秋始完，次第就绪，而并洪轮宝藏重饬焉。然此诸役，皆云与其徒宝胜、祖安集众缘之所成，而胜尤汲汲不暂舍。初，院之恒产素劣。有方员外者，虽



斥田二十余亩，犹不足给朝夕。胜复竭衣盂之资，垦新田如方所斥之数。永新牧守赵公之讷，时以郡别驾休致里居，嘉胜之勤，尤深为之外护，凡得以安处而集，繄赵公之力是赖。斯皆不可以不纪。闻先生研精内典，直契心源，出广长舌，纵无碍辩，倘缘求文而获，重宣如来无上甚深大法，不亦幸乎？”濂复之曰：“妙涅槃心号如来藏从本以来，自净无垢，第为无明之所，熏灼业识之所，转使眩惑，闻见颠倒上下，东奔西骛，而不知自反然而素月流天，阴翳壅阏于前，而光明之体不亏，玄珠在水。虽游泥秽衅于外，而昭粲之质不变。是则故习，或随语染而遽化，正性则历千劫而长存。如来为是之故，慈闵有情，随机接引，以五或十善闻天人之道，以四向四果建声闻之乘。然后深入觉地，大宣法音，折小弹偏褒圆，叹大尽皆恒沙，弗思议境。坚穷三际不见其始，横亘十方不见其终。乘四智以具三身转八难以成四智。法界众生，悉皆灭度，佛之为道如是微妙，如是溥博，实非凡情之可测量。昔回图君之捐基创院，今云胜之起废举坠，赵公之悉力护持，夫岂有他故哉，亦欲布转此大法轮耳。语默动静无非佛事，云台宝网尽演妙音，毛孔明光皆能说法，一切无内外，亦无余欠，或滞有无，亦非实际。苟能于此悟入，方与如来教行不相违悖塔庙。云乎哉，回图君之言善矣。赵公既施石以俟，请以是刻之如何？濂不敢辞也。”院始建于晋天福九年八月既望，号曰“保安”。至宋治平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复赐今额。倪先生字文卿，朴其名也。豪杰而文，不让陈同甫。回图君讳盈，字持之，尝官于回图务，盖杂职云。至正十八年岁次戊戌三月望日记。





20. 古城教寺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嘉靖浦江志略》：去县南二十五里。周显德中建。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二十五里，旧名古城院。后周显德中，吴越刘尚书舍宅建。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改名净治院。高宗绍兴间，慧辨讲师果纯重建。明复今名。国朝咸丰辛酉毁于兵，仅存经堂三间。同治间重修。

21. 白岩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五十里，邑人倪氏住基。宋太祖乾德六年，倪氏迁居龙池，舍基为寺。英宗治平二年更名宝林院。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复名白岩寺。明倪尚忠有《风尘廿载始重游》诗。

22. 龙德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南一里龙峰山下。未详所始，旧名乾元寺。寺北高阜建堂，供奉观音大士。宋真宗咸平中，会岁旱，祷雨辄应。宁宗嘉定十四年，帝为书其榜曰“龙德”云。后废。元成宗大德九年，僧善兴重建。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僧徒颇众，遂成丛林。后仍废。神宗万历十七年改建小庵。今庵毁址存。宋金华郑刚中有《寓龙德寺感秋》诗。

附：宋濂《重建龙德大雄宝殿碑记》

佛法之入中夏，始于汉明帝永平八年。此说殆非也。中夏知有佛，盖已入矣。周穆王时，西域有化人来，能出入水火。王为筑中天之台。列御寇之书所载，西方有大圣人，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虽不明言其为佛，其事固皆佛也。况乎天竺室利房等，持经来秦，而始皇谢去之。汉武帝诏霍去病讨匈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祠之甘泉。成帝命刘向校书天禄阁，往往多见佛书。哀帝遣景宪使大月氏，得其王口授浮屠经而还。是则明帝以前，经之与像，中夏皆有焉。至于永平以后，而其教始恢宏耳。然而中州之人奉佛者虽多，江南塔庙，则自吴大帝赤乌四年康僧会所造建初寺始。婺之浦江，从仙华山降势而下，其东支蜿蜒而来，曰龙峰。峰之麓，龙德寺在焉。乃法壤禅师道场，初名乾元。宋大中祥符元年更今名。嘉定中，宁宗亲书寺额以赐之。寺无碑碣可征，不知何时建立，相传为赤乌中。予窃惑之。僧会之化方行建业，而浦江在千余里外，何缘遽有兴兰若事乎？乾元乃唐肃宗纪年，以年名寺，其殆或肇寺唐欤？寺废将圯。元大德九年，住持僧善兴及其徒永镇，悉撤其旧而新之。先是龙峰之上有塔七成，宋天圣三年僧咸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则捐钱五十万所建，至是亦一新之。且造塔院一区，涌殿飞楼，雄丽华焕，为一郡佛宫之冠。岁时祝厘，县之诸浮屠悉萃焉。元末兵乱，一夕皆为煨烬。寺之二比邱至德、守约盡然伤心，乃合谋曰：“前人之功，吾侪不可不继也。而力未能遍及，宜先其大者以为众倡，乐善之士岂无从而和之者乎？”于是黜衣缩食，重创大雄殿五楹间，其广一百一十尺，深比广綑二十尺，崇比深复綑其四十尺。经始于洪



武九年之十月，落成于十三年之三月。匠以日计者八千，米以石计者一千，钱以贯计者五千，而所僦之夫弗与焉。二比丘以成功之孔艰也，欲使嗣人知所保护。介予学子吴诚来请记。呜呼！久远劫来，诸佛出世，其化度前后固不可以详知，而先儒则谓穆王之世，中夏已昉见之。越一千六十余年至明帝，法始盛行；又越一百七十余年至吴大帝，江南方知有佛。秘藏之莫显，至道之难闻，亦已甚矣。今世祇园梵林交接乎东西，琅函玉笈充牣于左右，则其证修宜若易易然者。而阐提之人犹日众多，自非增崇其像变，宏侈其宝坊，何以新其瞻视，而祛其疑妄者哉？此二比丘所以协力起废而不敢缓也。真如妙智，舍生本具。当有继轨辙而兴事功者，不数年间一复大德旧观，予安敢谓无其人哉？故因作记，特稽佛法缘起，而叹其不易遭逢，意将起斯人之敬信。苟谓泛引而续言之，非知予者也。系之以诗曰：“西方大圣天人师……尚告继者征斯碑。”洪武十三年夏四月八日记。



23. 宝应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五十里。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建。仁宗至和二年改为禅院。理宗淳佑六年，松溪龙禅师重建。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改今名。国朝咸丰辛酉，圯于粤匪之乱。光绪十年重葺。

24. 大智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一里，初名净居尼寺。宋英宗治

平二年改今名。徽宗崇宁四年更为僧寺。有泉一泓，与月泉相望，亢旱不涸。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移建小东门外。国朝康熙六年，寺僧募建正殿及东西两官厅。乾隆年间重修。咸丰辛酉燹毁。同治癸酉，寺僧募建。

25. 明德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西十五里广明山下。其缘起岁月无考，旧名至德。宋英宗治平二年改今额。国朝乾隆四十年重修。咸丰辛酉燹毁。光绪七年重建。

附：明宋濂《明德教寺记》

明德寺在婺浦江县西十五里广明山之下。其缘起岁月无碑碣可考见，不能知其详。或云五代时，有大士曰义琮者，尝结庵山趾，里大姓若黄、若唐、若吴、若盛，为舍基建寺；或云周显德季，吴越钱氏有魏王尝食邑浦江，死葬是山，今其墓犹存，寺盖建以祠王者也。初名至德，宋治平乙巳改今额。宣和庚子，睦州方寇作，寺焚。继而，金豪、金妹同寺僧构成之。入国朝以来，至元辛巳又焚，惟宋龙华阁独不坏。寺僧戒于屡灾，乃作室散处东西，曾无以寺为意者。后二十年丁未，僧本生始铸铜钟。至大辛巳，元圮、元杰、元凯、普平复建楼居之。至大己酉，法源复作三解脱门。延佑乙卯，法源与净、觉复作释迦宝殿。元统甲戌，复抔土塑佛菩萨阿罗汉像。至正乙酉，净俊复作庠堂，而如珠、如岳复作小别门于寺南。于是，寺之制所宜有者略具。其费皆出于寺僧衣盂之资与向之里大姓子孙之助，而集



贤大学士吴公直方，及其从子松江府教授贵孙，其力为尤多。后六年辛卯，法雷、若能乃介永新知州赵公大讷之书，请濂为之记。濂尝观《五代史》，记钱氏虽外尊中国，而鏐所封宝石山制书已自称宝正。六年辛卯则尝称改元矣。而其建王树藩，造寺设祠，固无所疑者，第不知琼已建寺，而后奉以祠王耶？抑钱氏将营构而琼适来，遂以主之耶？《郡志》既不登载，又无他文字可征，今皆不民质言之。惟念寺遭屡毁以来，历三十九年之久，殫诸僧艰瘁谋为之力而其所成就，仅仅若是，苟不谋文刻诸金石，其兴造岁月又将无以考见，后人何自知其详哉？此雷等所欲请记而不敢后者也。若夫毗卢楼阁，本无成坏；烈火虽然，了不可焚；光明殊妙，遍覆大千；欲覓见之，亦无有处。尚得以世谛语言藻绩之乎？虽然迦蓝之建，盖欲众生因境而生悟，不可少也。第以世相之起灭，每相寻于无穷。今欲垂示于方来者，实望如前人之勤，亦相持于无穷。记之文字，其又可免乎？濂因勿辞为着，其可知者，使雷等归而刻焉。旧传，寺创于赤乌吴大帝纪年，距寺未毁时已八百八十三年，设有是，唐、宋图经、輿志“赤乌所建”颇详，何不及于此耶？



26. 圣昌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四里骆山，旧名唐昌尼庵。宋英宗治平二年改名圣昌。徽宗大观二年更为僧寺。后圯。元顺帝至正四年，寺僧绍隆重修。（薛志）国朝乾隆二十四年重建观音堂。今正殿尚存，余圯。



附：邑人方樗《重修圣昌教寺碑记》

佛氏为道，盖未尝以宫室之美、丹青之丽为己奉，故其徒或处穷岩绝壑，诛茅结构，离人世，屏尘迹，劬身苦志，静坐深潜，求所以为佛之道。迨其后，徒众日增，遂乃充广室庐，雄门杰阁，耸栋飞檐，刻木泥金，尊崇像设，梵呗交陈，钟鱼响应，此丛林大刹之所由兴然非其所尚也。浦阳之南有山，名骆山。山之中有古寺在焉。按图志，本唐昌尼庵。宋大观二年始易以居僧。治平间，乃名曰圣昌。历年滋久，废而不治。山之僧曰绍隆、募凡好善者施财出粟，极力营办，撤而新之。大殿既成，前葺山门，旁修廊庑，乃及钟楼，朱甍翼振，碧瓦鳞齐，范铜为钟，声动遥迩，焕然可观。于是请予为文立石记之。余以为圣昌之为寺，雷峰拥其前，江水横其后。左原右隩，瘦涧深纡，长松曲径，茂密交加，其徒能坚持静处，朝香夕灯，请祝国厘，以安民社，庶亦不负创作之始意。若徒以宫室之美、丹青之丽相夸诩，岂吾之所望于其徒也哉？是役也，绍生之功为大，山之主善云、实纲、维之作。始于至正四年十一月，落成于八年九月。其施财之姓氏，镌诸碑阴云。

27. 密溪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三十五里。上有崖广，横亘若广厦，可容数百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重建。英宗治平二年，更名法源院。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复名密溪寺。（薛志）国朝乾隆二十四年重修。

28. 密溪岩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三十里，前明建。国朝乾隆三十八年重葺。

29. 仙华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十五里，宋时建。闽人谢翱有《游仙华寺》诗。



30. 护圣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二十五里，故周氏坟庵。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僧文潜居之，号华岩法界。顺帝重纪至元四年，改额广福护圣院。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改为寺。后僧并入左溪寺。今废。

31. 吉祥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西南五十里。元成宗大德三年，宝林僧法授建。

32. 龙华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七里，僧善义建。寺后有千佛阁，负阁为普贤殿。柳贯有记。今废。

附：元柳贯《龙华寺记》

吾县所负山曰仙华山。去县尚十五里。行未半道，有浮屠氏之居，榜“龙华寺”者。经始于柴氏妇胡，而绪成于其孙善义。龙华废寺额，义请于官，揭而颜之，用旧典也。初，里大僧师远早游诸方，参礼名师，卓有见解。依虎丘本，而本化去；依净慈伦，而伦又化去。返栖故山，将以究了己事。胡之母子窃心敬之，为卜其居之右，作积善庵，迎之以来，且命义从之游处。远庵居六年而寂，于是义拳拳宏法之念，不懈益勤。间至钱唐，或导之入谒净慈愚极室中。极启之道要，义愈感服。时及庵信绝学勤继主西峰，义往来咨扣，二公尤掖进之。秋，江湛方自华顶起单，憩婺城北圆觉庵。义一见，与语合意，即介勤请住积善。厥既受请，撰日入庵开法，而四方慕道之侣，知义可以依止，来者如赴。义又益治禅栖，规恢法会。是岁坐夏者余五十单。县主簿赵君郁见而黜之，始劝义请故额，以寺易庵。又明年，湛迁住华藏，众亦随散。义愀然曰：“有寺无僧，犹虚器也。吾可以求之人乎？”乃以传姓承宗之事付之兄子，自乞祝发受度，焚香设像，遥礼远公为之师焉。盖昔以远故作庵，而远又尝啖我以禅悦之味者也。远为初祖，则由我以及世世传次住持，尚吾祖母崇法敬僧之意。有在于兹，义诚和本哉！自义受服三衣，荷承大法，晨营夕计，惟以堂室未宏、像图未饰为己策励。凡窘身节口，以有铢缕之赢，不以给诸斲削之伎，则以授之采绘之工。今殿寝中岩，门闳外敞，经术绳引，斋庖翼张。而演



法之堂，旃檀之林，香积之厨，参峙牖列，森邃萧爽。钟有龔虞，经有函度。有田以给饘粥，有林以备薪樵。圃可以畦，井可以汲。视诸方大雄氏之宫，亦充美矣。而义之言则曰：“是在吾法，犹为未具。”复僻地其后，建千佛阁，负阁为普贤殿四楹，藻税绣栊，上下映发。位庐舍那佛阁中，而傍置贤劫千佛坐像。其次斲木髣髴形，涂金渥采，相好庄严，若幻而出，香华幢盖，备诸杂饰。时节大会，有式有度，然皆有以资之，无外求者。吾县虽斗绝，而径涂所出披缁衣褐之徒，解屣升堂，甘寝美食，如返家舍，有以阴翼其向道之诚。古人建立丛林，其意正惟有得于此焉耳。义之为是寺役也，阅三世四十年，若其伯叔兄弟，与其故妻之娣姒，咸有所助。而施之出于檀信者，亦什得二三。独里士赵君某及其内子张缘契特厚，既捐资相其造阁之役、度僧之事，又斥腴田若干亩，岁入其租，以供普贤会凡费，所谓有以资之者也。今立祠阁西，每食必祝，浮屠人所为修其祉报，盖如是而已。赵君，予友也。间持义之言，请予曰：“义耄且衰矣，深惟夙植善根，摄是正念，殫志毕虑，开拓精蓝。虽名有漏之因，实觐无穷之利。然我能奋兴于前，而不能必其绵引于后。则植者有时而仆，筑者有时而堕，华绚丽密者有时而埃蔑无余，我为是惧。亦既笔为训辞，以传示我后之人。且誓言于佛，而以天龙鬼神涖禁而诱迪之矣，意犹以为未也。檀越为我谋文，显着于石，使有目咸睹，有耳咸闻，岂不益为可恃乎哉？义之所为必假吾言以致其请者，以君之不我欺也。”予受言已，则辞而识之曰：“佛法被于天下名山大泽之间，寿国福民之祀，鼓钟相闻，大抵归于释矣。然其人岂能皆以说铃，化誓流俗，必使之涂塞耳目，



以同入于幻□，不可救止而后已也。盖亦有山林特起之士，返流自照，发真归元，用其善巧，方便焚修。至于积之之久，而丰居广籍，迄就功绪，则簣进而为山，水至而成渠。若善义之于龙华，始奋其孤孱之力，以卒成是伟异之观，虽欲不归之缘业，讵可得乎？然助义之假象以显智，因境以导迷，又岂不欲率此土众生，同登净觉，而延兹坚根硕叶之荫于方来，而未已也耶？乃若田业之籍于寺者，或义所自施，或得之众缘，与凡佐其肇兴之费者，细大毕纪，将托兹石之阴系击而纒焉，其不私人之惠又如此。呜呼！世出世间，有二法哉？”

33. 崇因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光绪浦江县志》：作崇音。在县北百里，明神宗万历时建。国朝乾隆二十四年重修。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九十里，在三门头迤北里许，崇奉如来释迦。康熙间，僧开山禅师建两进六间。

34. 惠云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五十五里，旧名胜峰。相传阿太师道场，初建山上。火焚钟坠山趾，因改建。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里人陈九经、僧真满重建。咸丰辛酉毁于兵，仅留正殿三间。同治间重修。邑令须之彦有《秋暮过惠云寺夜宿陈友松书斋》诗。



35. 弥陀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三十五里。明熹宗天启年建。国朝乾隆二十四年重葺。

36. 大孤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五十里，前明建。邑人陈果有《大孤寺题壁》诗。



37. 高山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三十里，未详建始。

38. 独山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作庵。在县东三十里，未详建始。国朝乾隆三十八年重建。咸丰辛酉燹毁。光绪十年重建。金华曹开泰有《游独山寺》诗。

39. 幽西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笔架山之右，乾隆年间建。

40. 福庆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一名章家庵，在三十都。

41. 醴香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二十五里，建始年月无考。咸丰辛酉毁于寇。同治□年重建。

42. 黄龙教寺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

《嘉靖浦江志略》：寺去县北七里。宋太平兴国二年建。

43. 广德寺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四十里，在新桥头惠济桥之西首。

44. 安岩寺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五里，在戚家岭脚之西北里许，奉祀观音释迦。民国廿五年，新造山门塑四大金刚诸佛。



45. 三宝寺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二十七里，在横溪镇附近派塘坞，由乌蜀山分东一支之山下。寺建前后三进，后立观音大士，中为大雄宝殿，有如来佛祖三尊，两旁十八罗汉，前进山门上有三宝寺匾额，两边僧房，前清光绪九年由僧心慧平基兴造。

46. 里白佛寺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五十三里，在狮岩下庄附近。邑人陈志贤有记云，其光分里白佛、外白佛两寺，相距半里许。外白佛系陈姓所建，里白佛乃陶、项、钱、郑四姓公建。自粤匪一炬悉成焦土。至民国二十一年，里白佛重新建筑，两旁厢屋各十间，前厅三间，后厅三间，中为大雄宝殿，势颐雄壮是役也。实成於王普心一人之手，普心系道家者流，为人廉干，毫无凭借能以赤手创此山门，亦道教中之佼佼者也。吾不忍泯其人，故特记其寺云。



(二) 庵

1. 龙岩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二十里。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僧道存建。

2. 登高福聚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三十里。宋理宗景定二年，僧存礼建。即元世祖中统二年。

3. 接待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二十五里。元成宗大德元年，僧德道建。今废。

4. 宝黍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二十五里。元仁宗皇庆元年，僧元圭建。

5. 福聚庵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嘉靖浦江志略》：去县东十五里，元天历元年建。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十五里。元文宗天历二年，僧净因建。今废。

6. 常乐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西二十五里。元顺帝元统元年，僧德芳自义乌伏龙山来，结茅于此。里有黄、陈二氏舍基为庵，并四围山地及田归之。至正二十二年，其徒明口建佛殿及法堂，三门两庑規制稍备。（薛志）后圯。国朝康熙四十年重葺。



7. 水月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二十五里。元顺帝至正元年，僧子辰建。

8. 化城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七里。元顺帝至正三年，僧若空建精舍于仙华山，名曰云巢，寻改为化城院。若空尝受学于方先生凤，先生没，学者相率祠之院中。今复为庵。按：今俗呼仙姑殿。

附：邑人柳贯《仙华山化城精舍记》

仙华山之南麓，蹊术北引，繚原田，度涧冈，前行可数里，至东峰

之下，有谷窈然中藏，有泉滃然仰出，其土田宜树艺。浮屠若空者，受经于山北之皇安普利院，出参礼名师，游浙东西，倦且休矣，始披荒得之。翦茅茨室，度可寻丈，将自食其力，以修习禅观，究了大事。久之，白衣人稍来依止，而室隘莫能容。空之师清衍比请楼氏，主其坟庵。长者亿闻空苦行而嘉之，为徙其家废佛祠位于其中，以严像法，作斋寝庖湑，使可继处。天童竺西和南题其榜“化城精舍”，表缘业也。于是，龙峰主僧永镇首施田若干亩，且劝发长者斥田山园，总若干亩，隶之衍，曰：“吾则不可以无施也。”亦割私田若干亩归焉。空受施已，知其道肫肫可信，益务力生勤事，不懈进修，而门庑钟阁咸以序为。始图观音大士像于北壁，更抔土为之，饰以黄金。范铜为钟，亦若干斤而赢。有田若干亩，施而入者若干，空所经纪者若干。榴树之墟，化为宝所；猩鼯这穴，规成法筵。瞻者生敬，游者忘去，行修而缘稔，虽空亦不自意其成就如是。佛之为教，尊严广大，可胜赞哉！昔吾乡先生方韶父，隐山南东，嗜诗好游，采撷奇秀，摭发芳华，是山之胜几无佚厥美矣。没且葬，距精舍不数十举武。予时方教国子，赴来辑行为铭，其孤樗梓钻石未树。予解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买田具施，请寓祠植碣精舍。空曰：“吾师也有施道焉，其曷敢不承！”及予絮酒以往，空作礼迎劳。固尝问诗法于先生，师之亦宜。间数岁，空摄衣入谒曰：“檀越为我识精舍本末。”予以先生故，属笔夫奚辞？观自古佛者，苦身窘形，离智断念，窜伏于空林灌莽之间，终日力作，食草木实，晨莫稽首合爪，崇法事师，如承父母而加畏慎。虽践蛇茹蛊交变于前，以为事偶然者，其心精进，无有退转，故能摄受诸难，返照自性，平等众生，入佛三昧。其坚苦悴辱若是，异时壁观一婆罗门，身心寂然，非有放光动地之祥，



而法印真乘，灯灯不昧，天下丛席，藉以为宗。今世祀益绵祖风丕绍三衣改饰，伊蒲罢供，将明小果之因，难甚一华之见。于斯时也，使无识超见卓如空等辈，拔于湮涩，归洁其身，而思灭苦本之士，犹得托焉以处，则润盘之上，不名一迹，可不可哉？虽然念拮据之不易，重付累之有人，又系乎缘业之洪纤，予亦安能知之也？至元改元之明年丙子春正月记。

附：义乌黄潘《化城院记》

仙华山化城院者，僧若空之所创也。山之东，隐君子方先生居之。先生没，葬山之南院，距墓一里而近。邑士与先生有雅故者，以空尝从先生游，相率即院中祠先生。且以门人柳贯所为铭刻置祠下，而院之构兴，顾未有所登载。潜忝及先生之门，先生之子樗来为空谒记，谊不得辞。按《图志》，仙华山在浦阳县北，高一百五十丈，周二十五里。列岫如屏障，为风穴，古仙人上升处，有宇在其下云。先生《游录》称：“自岩腹望峰顶，丹光闪闪，如宝莲花。稍进，至仙坛前，耸峭离立。东一峰，坼立数百丈，俯视如池。又东一峰如削。循其罅而上，踰石峽，如户限，比下如井。折而东，至第五峰之背，有石屋，可坐数十人。又东为中峰，下睨乌伤、东白、原隰，聚落如棋布。其北诸山与新定接。又一峰在其东，峰极峻绝，不可攀缘。而第二峰悬崖，有穴深黑，风薄两崖上，草木皆动。”凡先生杖履所历，较《图志》所聚尤险怪崛奇，诚天壤胜概也。受空业于山北皇安山之普利院，而遍浙东西州求善知识，咨决心要既，而充然自得，浩乎其归丛林虚席屡以名利让，皆避不就，恒惴惴焉。恐退藏之不密，对仙华之秀冀，将卓锡其中。乃游北麓，披蓁荒而入得其地。于邻黄氏直东峰之下，窈然深静，遂翦荆棘结茅以





自庇，劣仅容膝，名之曰“云巢”。无登陟之劳，而有宴息之安。以为若是不啻足矣。里人朱仙，亦先生门人，与空方外交。叹其自处太褊陋，首捐田为辟基址。而同里楼亿为作佛庐、斋寝、庖福。龙峰主僧永镇掇田二亩有奇禪之。而空之师清衍暨好事之家。又助以田山园总百亩，更其故所居“云巢”曰“化城精舍”。空自建钟楼、门庑、盖置二十有八亩。为久远计，易精舍之号曰“化城院”。而国师为降法旨加护焉，重纪至元元年之夏四月也。至正改元之二年秋九月，空复与其徒道元、本觉，撤旧屋一新之。自大殿至斋堂、寝室、两庑、三门，悉同巨刹之制。佛僧之奉备具如式，兹山之面目亦轩豁呈露。先生向所睹怪奇壮伟之观，可不烦举趾而坐致也盖空之倦游而返故山，志在遗去囂绊，探幽择胜，以佚其躬而已。未始即人而人自即之用，能建置成立如此，以无愧于古之有道者。而空又能以其余力，与先生周旋于文字，其名固当配先生以传。如庐陵之有勤，眉山之有潜，相为不朽。岂徒区区丹青、土木之美相夸诩也哉！姑记其作始大略，俾无忘所自云尔。空字无相，旌吴先生之祠，事自有述，兹不书。至正四年冬十一月甲午记。

9. 茂山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十里。元顺帝至正五年，僧普泽建。

10. 大觉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二十五里。元顺帝至正十二年，

僧智镇建。(薛志)今废。

11. 栖净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十五里。元顺帝至正十九年，净住院僧昌朋叟与其徒聪无闻，因皎月岩之旧址建。宋濂为记。今废。

12. 观音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四十里。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僧善义建。

13. 灵鹫庵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嘉靖浦江志略》：去县东四十里。元至正中建。原有清涟寺、天圣院，今废，不录。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四十里。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僧道生建。

14. 黄檗庵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嘉靖浦江志略》：去县西二十里无来山。大明洪武十有六年建。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西三十里无来山。明太祖洪武十六年，净住院僧处仁重建。吴士谔为记。



附：吴士谔《黄檗庵记》

浦江县西三十里，有峰曰无来，圜若覆钟，高摩苍穹，众山环列，低昂上下。近者伏而远者驰，大者倾而小者跂：不啻如来应世而四众云集也。迨乎云幕垂罩，天籁时鸣，山间日朗，香气袭人，又其献秀也。顷焉，净住院沙门德山仁公栖净其处，时有二净人李肯、唐印，来自明德院，怀香礼拜，欲集净业。仁公既即与语，有若夙契。盘旋山中者数日，遇山人杨观者，指以山泉云：“其流冬夏不竭。”仁公喜曰：“斯是我修道之所！”于是缚茅坐石，深入禅昧，令肯出入乞食，蛇虎避之，益敬慕佛法。而里中耆德信向咸来瞻礼，僧俗受其戒者仅百余人，遂揭以黄檗旧庵之号，乃洪武丁巳岁也。同里吴公惠卿，率弟兄子侄请割近庵田土，俾为创始之资。继而，庶姓若周、若金、若石咸乐捐金助力。先建法堂，次及庖廡，以接游憩之士。明年，佛殿成。而伽蓝祖殿与东西庑楼、法器、像设先后毕备，又越六七载矣。抑亦杨观劝募之力居多。仁公更于法堂之东创石塔，前构塔院，后建小塔，为众僧归骨之所。其山皆石、杨二人所舍，塔名普平。初，千岩禅师长公说法义乌龙寿山中，仁公往谘叩焉，恳求其道。师未以禅要行甚力。迨乎功成，一旦无疾辞众，即说偈曰：“七十七年住世，朝日无明竟起，放出收来在我，撒手便行无二。”端坐而化。时洪武戊寅秋九月十日也。后七日，其徒道坦奉全身焉。异香馥郁，四众悲集，莫不感异云。夫自达摩西来，五祖弘忍大师住锡黄檗，大扬佛教。今庵符其名，庸非弘忍后身显化于是乎？而无来之峰灵异献秀，庸非天台方丈之类乎？凡佛刹之营创，幽冥之际必有尸之者矣，岂曰偶然之故



哉！后人继承维谨，思因果之不昧，相与护持，使其永久弗坏尔。余老且病，习无闻知。坦固请，勿得辞。因述其始末。是为记。

15. 水月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里许，即旧迎恩馆。明宪宗成化间为接诏建。后圯。熹宗天启元年，僧海光重建，改今名。（薛志）今废。

16. 白麟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二十五里。廿三都地。明神宗万历十年，僧悟空募建。岁久倾圯。今存正殿三间。

17. 金浦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六十里太阳岭上。山高途险，行者苦无憩息之所。明神宗万历十八年，同知周尚礼捐俸募僧建庵于巅，官民便之。

18. 净刹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太阳岭。建置时代无考。今废。明邑人金信有《太阳岭净刹庵》诗。





19. 清净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三十里。明神宗万历时建。江西进贤县木工涂明镜父子三人来浦，买二十六都荒山一段，名杉树坞，于万历二十七年建庵。父子并薙发为僧，颜其居曰清净庵。二子名真见、真闻。熹宗天启二年重修大殿。

20. 武林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西十五里，明神宗万历时建。

21. 松雪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西十里东岩之下，旧名东岩庵。明怀宗崇祯十一年，僧镜西就岩洞为精舍，额曰松雪。其徒悟空，于洞前建高轩，周以廊庑。国朝康熙丁未，于殿南建天虚阁。三十九年，邑令赵懿源为撰碑记。文载金石。咸丰辛酉乱后，多圯。光绪初重建。邑人黄震龙有《东岩庵》诗。

22. 金星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五十里通州桥南。明怀宗崇祯十五年建。国朝嘉庆五年被水冲圯。八年重建。光绪十六年修。

23. 迎禧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西十五里，明怀宗崇祯时建。

24. 善庆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七十里乔竹岭，前明建。乾隆三十九年重葺。咸丰辛酉燹毁。同治间重建。国朝邑令秦文超有《宿善庆庵》诗。

绿云留客住，小阁面层峦。天在山中小，僧居岭上寒。
兰丛萦石骨，竹篠刺蒲团。来与瞿昙宿，清谈夜未阑。

25. 青龙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五十里，前明建。

26. 古兰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二十里，前明建。

27. 石向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二十五里，前明建。



28. 广济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三十五里，前明建。国朝乾隆三十七年重修。

29. 观音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十里。按：在五路岭顶。前明建。后圯。国朝乾隆二十八年，邑令何子祥重建。

30. 天寿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三十里，前明建。国朝乾隆四年重葺。

31. 麀师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三十五里，明时建。国朝康熙四十年重葺。

32. 古岩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西十里，顺治三年建。



33. 莲居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南十五里，顺治五年建。康熙三十四年重修。

34. 卧龙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南十里，顺治十四年建。

35. 万寿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北十里，康熙元年建。乾隆五年增造门廓三间。同治年间，邑令张兆芝拟改万寿书院，因调任萧山，不果。今复为庵。光绪初重葺。邑人陈果有《万寿庵》诗。

36. 西竺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南十里，康熙二年建。

37. 时庠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三十五里，康熙十年建。



38. 深溪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二十五里，康熙二十一年建。

39. 迴龙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二十里，康熙三十八年建。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五里，在吴大路祠右。道光年间建。

40. 官岩山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三十里，康熙时建。咸丰辛酉毁于兵。光绪十六年，重建正殿三间。

41. 八问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三十里，康熙时建。

42. 大林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一百里，康熙时建。



43. 金蓉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二十五里，未详所始。乾隆元年葺。

44. 水竹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十五里，乾隆四年建。邑人陈松龄有《夏日偕同人游水竹庵用大谢登石门最高顶韵并效其体》诗。



45. 兴隆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三十里，乾隆三十五年建。

46. 种德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七里，未详所始。

47. 镇朝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二十里，未详所始。

48. 西渡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西三十里，未详所始。

49. 紫云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名紫云洞，在县西六里。内有石屋三间，建始年月无考。一在县西三十里，未详所始。

50. 云居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二十里，未详所始。

51. 莲花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北十九里左溪山麓，未详所始。康熙癸未（1703），知县迟日旭撰《莲花庵碑记》（《光绪浦江县志》卷十四，“金石”十四页）

52. 云水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十五里，未详所始。道光庚子，僧道铨重葺，里人陈果记。陈毓秀有《云水庵》诗。



53. 紫林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九十里马剑门前山。旧无碑记，创建年月无考。乾隆丙午重修，戴殿江为记。戴殿海有《紫林庵》诗。

54. 不二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十五里杨里，前有月团亭。

55. 古竹林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十五里。左为桐木殿，祀宋侍郎胡则。

56. 永兴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五十里巡检司。创始无考。同治间修。

57. 岩头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百里。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百里，在张家坞前山岩头而名，崇奉释迦观音，清康熙年间陈姓造。



58. 钟阜庵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里钟阜山。兴废无考。明闰秀倪仁吉有《春日同叶亲母诸侄妇游钟阜庵》诗。

59. 沙溪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十三里在王店庄。计屋十三楹，民国甲子王姓新建。

60. 浪鸣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廿六里，钟村祠堂东首。正殿三间，朝南。中塑观音诸佛，左关岳文三，□右康□胡公□公钟□四神，东面厢五间族人住此。

61. 广明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五里，在金山头村水口。奉祀玄天上帝。

62. 官岩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二里，在官岩山脚之北。奉祀观音释迦诸佛。庵堂仅存三间，两旁厢屋俱毁，无存。

63. 乐善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四里，在花墙头。

64. 如来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四里，在巧溪旧祠沿。



65. 净缘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八里，在平安张上宅。

66. 祥瑞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八里，在平安张下宅。

67. 凌云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里，在五六岭头。邑人施尚吉有记。



附：施尚吉《凌云庵记》

邑南五六岭头向有古刹，奉大士、关帝二神，傍有僧房，前有亭宇，为往来行人必憩之所。慨自明末清初戎马蹂躏庵房，寺庙悉毁无存。行旅往来息肩无所余，祖俊垣公目击心伤，遂于康熙二十年，置受岭头之前后左右山地，构建内外殿宇、左右厢房，并助田亩，装塑神像，颜曰：“凌云庵。”觅住持以供香火，俾行人可蔽雨风，规模已初具矣。厥后，楼启礼乐输茶产，行人有解渴之方。项以文建造凉亭，过客有停驂之所。洎乾隆年间，玉环同知布素棟阿助有香田，供奉神祈之香火。道光时，左厢屋坏，县主方公捐廉造憩息之官厅。而前殿亭风飘雨蚀，几多倾圮。有住持陈圣京者，神前设誓，捐资修葺。蒙好善诸君子，慷慨乐输，襄成美举，焕然为之一新矣。奈太平军起，住持奔避，殿宇损坏，行将何堪。余与俊公派下人等，妥商拔资兴修，清厘庵产，觅人住持，随时修理，顿复旧规，长年施茶以解人渴。岂可任其湮没无闻乎？爰记其建修原委，各家助产分别开后，以垂不朽云。

68. 长生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四十里，在倪大村前祠堂凹。民国廿三年，长生教徒吴守根、严鼎山等新建。廿五年秋，守根升遐，乃由守根之母吴陈氏主持。

69. 普济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四十五里，在何宅吴姓村前。

70. 乐山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三十里，庵在山中，为里黄宅与金银村十八姓共有之香火。



71. 翊佑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十五里，在新店村外。

72. 佑庆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廿里，在寿溪村外。

73. 寿山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二十里，在寿溪村里首。

74. 真全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三十里，在王纸坊村外。

75. 无来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三十里，在裊溪源底，系吴渊颖读书处也。民国廿二年，捐造大殿三楹，塑有吴渊颖像，据土人相传，阴雨云雾之际，赏闻诵诗读书之声。

76. 临济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西十里，在前吴市旁。明吴元师志德随越国公胡大海平襄阳扎营于张公庙，夜梦张公神指助即大破元兵，明室奠定，解组归里，特建此庵，塑张公顺神像为吴姓之香火。

77. 听云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三十里，在外胡村。

78. 霖霖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五十里，在楼云洞口崇祀如来，风景幽雅，盛夏可避暑，游洞内如入蓬莱仙岛之乡。清光绪二十年，建筑楼屋前后六间。



79. 金莲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八十里，在距大塘湖三里许，祀如来。民国己未许姪三公建。

80. 幽居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三十里，在白岩乡上马坞祠堂下，祀观音。



81. 福德庵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六十五里，在荡江岭，共二进各三间，两旁有厢屋，内进祀大佛三尊，左祀胡公，右祀观音等神。

(三) 殿

1. 东皇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十里，在一都毛竹园庄下首一里许，奉祀钱公。

2. 柴塘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十里，在一都甘亩山庄北首半里许，奉祀陈公。

3. 河山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十里，在一都河山庄屋沿，奉祀胡公。

4. 高龙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四十里，在殿左有潭。岁旱，祈祷则应，梅溪里民争德之旧有庙。民国二十五年重修。

5. 九皋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十二里，在十七都湖桥庄东南，奉



祀白鹤圣帝。民国五年，捐造邑人张若骝有碑记。前有观音殿一座，在湖桥桥脚。

6. 四仙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十八里，在三圣岩脚，祀南北二斗星君。

7. 协妙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十八里，在三圣岩脚，祀胡公。

8. 兴隆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里，在古塘村东，奉祀□□。

9. 松山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里，在海塘村前汽车路东，奉祀胡公。

10. 利济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五里，在后芦金村东，奉祀吕纯阳、华佗仙师。



11. 西许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十二里，在九皋殿东北，奉祀胡公。为十七都四图之总香火 又与本殿相连有永福庵一座。

12. 龙皇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四十里，在吴大路村东五里许，高尖山北，右侧有龙潭。

又：县西二十里，在寿溪村外。

又：县西十五里，在新店新安桥脚。

又：县西十二里，在塘岭金。建于嘉庆丙寅，修于民国癸酉。

又：县西十五里，在右岩山。旁有龙潭，早年祈雨最有灵验。

13. 寺龙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二十五里，在小南乡下宅市下首。

14. 华船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二十五里，在小南乡龙田庄北首，奉祀钱武肃皇。



15. 白大塘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二十七里，在小南乡郭村庄南首。殿在白大塘山上。

16. 镇南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五里，在潘宅市，祀关帝。

17. 九华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七里，在黄都，祀地藏王。

18. 忠圣殿

事迹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四里，在巧溪，祀胡公。

19. 云西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小南门外十里，在郑横塘村西南，半山，有房屋十二间，奉祀宋胡侍郎。



20. 关帝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小南门外十里，在郑横塘村下。

21. 苏州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三十里，在马岭头浦义交界之处。相传明太祖下婺时，路经此岭，有妃由苏州徙行亡在于此，封为苏州娘娘，屡著灵异，土人立庙祀之，凡遇凶旱疠疫，祈祷则应。

22. 龙城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二十五里，在城头村西水口，奉祀胡公。

23. 大洪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五里，在大洪岭钱宅村西水口，奉祀关皇。

24. 於君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五里，在桐坞岭栗园村外，奉祀陈钱二侯。



25. 千八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七里，在虞街村东里许，奉祀千八总管。

26. 虞街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八里，在虞街村西，奉祀龙皇。



27. 柏香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五里，在沈宅村西，奉祀如来佛祖、观音大士、弥勒佛。

28. 三台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六里，在上甲山村东，奉祀十三相公并陈钱二侯故名。

29. 聚龙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十八里，在界牌源，奉祀陈钱二公。

30. 岩头口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二十里，在渔塘下村西，奉祀关公。

31. 横溪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二十四里，在横溪左岸，故名。由通化全乡人士醵资建造，因称通乡古庙。中祀陈钱二侯，又名陈钱古庙，为一乡社祀处所。

32. 乌龙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二十五里，在横溪村中，奉祀乌龙神皇。

33. 社令阁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二十五里，在横溪市镇街口，奉祀陈钱二侯。左厢有关帝庙一座，右有义祭祠一所。

34. 华光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三十里，殿有二座。一在宋宅村下坐南朝北，一在下溪前村外坐北朝南，奉祀五显灵官。



35. 小嵩山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三十三里，在墩头镇后，因墩头蒋姓之祖由兰北嵩山迁居故名。此山为小嵩山殿在山腰。

36. 同主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南四十里，在密溪源内严坞村东，奉祀同主大皇。



37. 章山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四十里，在洪塘村东北里许，奉祀钱武肃王。

38. 五龙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四十里，在倪大村门前，倪下畝村后山上，殿中四柱并神龛，顶装塑五条盘龙故名，奉祀胡公。附近村人分为六社轮值，为一方之总香火。

39. 八社观音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五十五里，在刘源前陈村内，祀观音大士，为刘源陇诸姓八社之总香火。

40. 五宝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四十里，在张墪下张附近，奉祀胡公大帝。

41. 胡公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三十五里，在风门峰脚。旁有分风亭一座，长年施茶。

又：县西十里，在山榷桥头之五龙岩。

又：县北四十里，在会龙桥，前后三进各三间，左祀关公，右祀观音。

又：县北五十里，在寺前村下首，前后二进各三间，左祀观音，右祀刘、关等神，前有戏台，旁有房屋。

又：县北三十五里，在夏黄村下。

42. 下梅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三十五里，在梅大坂村西，奉祀胡公，前有石桥。





43. 青龙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十七里，在外罗。

44. 李一相公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十七里，在外罗三隈口。

45. 八角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十八里，在罗源殿树窠山。

46. 李公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十六里，在新店里首前山头脚。

47. 独岭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三十五里，在里黄村西独岭头，奉祀观音大士，前有茶亭。民国廿二年，由黄忠感、良浩、良祝、祥林等捐造施茶。

48. 曹王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三十里，在王纸方村里首。光绪壬午年造。

49. 苏州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三十里，在王纸方村外。

50. 平水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三十六里，在林坞口村里首。

51. 雷音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十二里，在汪山。

52. 珠山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十五里，在马桥头村外山上，俗称圭山殿。

53. 都司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五里，在沉湖四村头，香火祀都司。





54. 观音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十二里，在西乡古塘村外。

55. 太祖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十里，在罗塘坞，祀宋太祖。

56. 卿云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廿五里，在山头，祀白鹤圣帝，建于民国八年。

57. 虎蹲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八十里，在莼头村下，祀社神。清嘉庆间造，计两进凡十间。

58. 月岭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三十里，在廊下月岭山麓，祀羊太傅。清嘉庆戊寅年建。

59. 水红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三十里，在水口家下方司岭头，祀陈钱金三侯，清道光七年重修。

又：县北三十四里，在石井于新屋，祀太祖明皇。

60. 后障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三十里，在白岩乡丁家下首，祀胡郑二公，系白岩乡八九二保公庙。

61. 桐坞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三十一里，在上马坞下首，祀胡公。

62. 下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三十一里，在方丙下首，祀羊太傅。

63. 高岭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三十五里，在白岩乡南山上，八保公共之香火，又有关帝庙一座。



64. 山皇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三十六里，在白岩山前。

65. 大利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百十里，在西坑北三里，祀社神。
民国丙子，朱、陈、张、徐四姓合建。



66. 横山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九十里，在石门西，东之间，祀社神山皇。民国十八年，由朱、戴、张、褚、沈、方等姓合建，共二进六间并廊屋三间，雇人奉香火。

67. 丰乐殿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二十里，在夏泉，二进六间，一进祀关公、关平、张飞，二进祀胡公、太祖、土地（社神）等。前连有新造之左溪亭。

(四) 庙

1. 城隍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县南之东前明儒学旧址。按：“八蜡”，七曰水庸。王崇简曰：“城，隍也”。《易》曰：“城复于隍”。其见于史，吴大帝赤乌二年建芜湖城隍庙。《北齐书》慕容俨镇郢州祷城隍祠。盖已古矣。宋元以来，祠宇寔广。明太祖洪武二年命加封爵，三年又诏去封号，止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国朝因之。厉祭则告于庙，而迎之以为主。春秋二仲则合祭于风云雷雨坛之右。（旧志）宋始建庙。在县南百步。哲宗元符二年，知县周彦明新之。是年旱，祷雨有应，六邑告灾，独浦为有秋，故也。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县尹蒋恕重建。

明太祖洪武二年，知县徐麟作新庙，在城南一里。武宗正德七年，知县邹輓迁建今所。世宗嘉靖四十一年，知县熊炯又重新之。

国朝顺治五年，知县韩文明增建正厅并两廊。乾隆三十年，知县何子祥创捐重新，改旧圜桥，填池为路（系旧时学宫故址）。建大门、二门、正厅、左右六司，凡屋二十楹。工未竣，调任平阳。董其役者续成之。

嘉庆十二年，于正殿西新建寝庙，邑人张汝房有记勒石。

道光年间一再修葺。咸丰辛酉匪扰，像毁庙存。同治初修。光绪十一年十月，后殿毁于火。十二年知县恩裕倡捐再建，并饬



城乡劝捐，合庙重葺。事未竟，调任永嘉。继任朱其恕、善广踵成之。按：此次工程城乡分认，某某都捐修，某所书匾、勒碑，藏在庙中。

附：邑人凌执善《重建城隍庙记》

城隍，郡邑所祠事，其司土庇民与守令均。浦阳祠于邑南门之左有年。昔元符中，令祷早辄应，命更新之。其间因革莫详，陋隘犹故，而丹楹斲椽，寢以漫蠹；翬檐突栋，且倚且摧。旁隅偃伏，风残雨剥；垂垂纓绂，有容勿严。大德乙巳，平阴蒋侯恕，尹邑甫至，思即增构，顾力未暇。明年秋，命凌至善、楼宅之，董其役，民交相劝趋，负戴充路，乃基乃辟，营筑宏侈。杰而中屹，修而夹缭，门庭斋庖，靡细毕举。又明年春告成。率父老来祭像设尊居，拥卫肃若，羶芻灌奠，有秩其仪。废彻福饮，请著厥美。噫！神则灵矣。匪侯孰彰，侯实神明。其政以为民休，使神福于邑之民，无旱溢灾沴，民德神如德侯，其思报无怠，两美信有合乎。遂刻石以识。大德十一年丁未三月三日丁卯记。



附：何子祥《重新城隍庙记》

城隍为守土之神。凡民之雨暘休咎，祸福灾祥，无不关焉。今天下自省会以及郡邑，皆有封祀，实与守土之官相系，属大要。如记礼者所云：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菑，能捍大患者，故祀典莫隆于此。浦江于金华为小邑，余成进士后，承乏兹土，辄思稍展生平所学，以仰副圣天子加惠亲民之意。因念浦江地瘠民孱，窘食力之输而勤服土之忠，有足嘉者。尚信鬼之俗，而崇淫昏之祀，则有宜警者。余于其所足嘉者鼓舞之，以坚

其志；于其所宜警者务裁抑之，以归于正。城隍神为民之主，所与余共保境内，而余以一邑之水旱丰凶，仁寿鄙天倚赖之。每当朔望来谒，未尝不以栋宇之倾欹，墙垣之颓剥为恨。则又以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之意，重用民力，故隐隐以有待，已而城中绅士某某者，毅然以重修斯庙，为民祈福。令之而行，无不踊跃，愿为创捐，以率先士庶。余曰：“固也，吾将发之，抑是举也，庶乎民和而神降之福矣。”未几，凿石甄土，庀材鸠工，以集其事。第一门旁置马房，进则改旧圜桥筑平土，植木以荫蔽左右六司。由是而二门，而演戏台。屋之以间计者，正凡十有一，旁凡十有八。时乾隆三十年也。而余旋奉调平阳，不获亲毕其功。因属前诸绅士丁宁之以不倦，诸绅士咸力任无异词。至三十三年，余以事便过浦江，集诸绅士谒神是庙。诸绅士前余而言曰：“今此继工某则仍旧葺之，某则新之，某则改作之，可不需时而告竣矣。”余嘉诸绅士之相与有成，而神明之默鉴为不爽也。为徘徊愆悞者久之别云。其明年，以书来告成功，且乞为记。有若官厅后殿，仍旧葺也；院甃以石，从今始也；正殿石柱，谋永固也；六科班房，改旧制也；内外中庭，今所建也；钟虞鼓亭，易以新也。总计其数，为楹凡二十有厅，正神则装设尊严，倍过于旧。其他或绘像壁间，或搏土肖之，无不照耀增辉，耸人耳目。嗟乎！余惟所以不忘浦民者，意无所属，惟神是赖。凡神之所以惠浦民者无穷期；则余之所以默祷神灵者宁有已时哉。爰封白金十两、文一首，命役走送诸绅士，以志余所不忘守土之神，实不忘我浦之民也。诸绅士董其役者，凡二十人，例得详书之，以寿于石：举人张邦彦、戴如



京，典史戴聿修，贡生张邦伟、赵必崑、洪仲大，生员张启潇、周能玠、傅达、缪汉臣，监生陈元英、戴王茂、盛用亮、楼承麒、楼承澹、朱兴文、于承富，医学戴启恒，民人楼承虎、黄以机。

附：张汝房《城隍庙新建寝庙记》

城隍庙何为而有寝庙也？古者庙制，前曰庙，后曰寝，兹其义欤，或曰否否。今官署有公庭，以决狱虑囚；有内寝，以退息游燕，翻阅案牍。神犹官也，彰善瘅恶，生死祸福，职是焉。司既立之庙，设之座，书吏掌文簿，差役供勾掇，凛凛乎，森森乎，将终日坐厅事，无片刻燕闲乎？抑疑狱重讞，不必退而详核覆按乎？乾隆乙卯重建正殿竣，谋于殿右别建寝庙。资斧告匱，仅建官厅三楹及大门。越嘉庆丁卯，乃踵成之。官厅拆去旧屋，造内寝三间，貌神像及夫人像。旁立女侍二，一执如意，一捧文卷，神深衣幅巾，容若霁焉，若有所思焉。内寝前构中庭，接于官厅。官厅距大门稍远，隔之墙为重门。又于寝庙右捐买地基，面东造献厅三间，翼以两廂。廂为室各五。北廂后为厨灶。南廂南有园，植四时花木，中庭两房作月门，左通正殿，右达献厅，不致雨露衣也。是役也，费三千六百金有奇，人人踊跃，输将恐後。始事于丁卯腊月，迄戊辰十月蒞事，何其速也。呜呼！聪明正直而壹者神，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乌知其不犹夫人也。噲噲其正，嘒嘒其冥，神其顾而乐之于欤？乃安斯寝，乃寝乃兴，神其居而安之欤？若者善报，若者恶报，神其入此室处，反覆定讞。俾善者无滥赏，恶者无佚罚；善者益以劝，恶者益以惧欤？神道设教，理或然也。爰志颠末于石。捐钱者另有碑，岁修之费，俟续捐更载云。





2. 昭灵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仙华山颠。北山之神也。《东阳志》谓：轩辕少女“于此上升。”宋宁宗嘉泰元年，祷雨有应。三年正月，敕赐庙额曰“昭灵”。陈孔硕有记。

明神宗万历三十年，知县须之彦复于山上平夷处建观祀之，并置田地八亩四分，以供香火。有自记。

四十二年，知县黎宏道重修。有《捐置香田碑记》，楼一堂撰。崇祯六年，知县吴瓚建文昌祠于庙后，增置田四亩五分一厘（宿字号）。

国朝康熙乙卯，知县毛文埜重建。有记勒碑。字多剥蚀。按：毛侯增置田十五亩六分一厘，塘三口俱为字号。邑人张德行助田一亩，张德至助田一亩，张一韶助田一亩四分六厘（宿字号）。张德嗣助田五分，赵志和助田二亩六分八厘，东阳许生员助田一亩七分三厘。塘五厘，俱四都四保（结字号）。永康朱子亮助田一亩五分六厘，俱十六都九保（岂字号）。嘉庆二十年，邑人朱馀梅独任修葺，建罗汉堂、官厅、后殿。道光二十七年，知县黄廷秀捐建山门及须、毛二公祠。按：此次工程费钱七八百缗。除各户捐二百余两外，朱步清独力担承，继祖志也。有朱承易撰碑记。同治十年，知县李居易重修，陈书记。光绪十六年，知县善广因祷雨有应，筹捐重葺。

附：宋陈孔硕《昭灵庙记》

嘉泰三年正月，敕赐婺州浦江县仙姑庙之额曰“昭灵”，从

民欲也。恭惟皇上，重本重民，明视远听，四方旻雨。小愆已下，部使者下州若县，以有事于所部之望。迨以获应译闻，辄加神封，或赐庙号。比八九岁，四方无曠溢之沴，间有小眚，民亦不病。先是，元年夏不雨，吏民相与祷于仙姑之神，雨时降，岁以有秋。县闻于州，州闻于计台，檄旁州官吏审核如初，请得赐令，号仙姑山，为是邑望山，有女神得祀绵远，莫详厥初。相传黄帝季女修真于此，因号仙姑。图志传疑，他无载记可证。祠宇旧在山巅，民病陟降，故赠奉直大夫方公铸，捐地施金，改筑营于山麓，实今庙。自是民便请谒，以岁事祈，若鼓应桴。谨按祭法，山川能出云为风雨曰神，且去灾有功，民皆得祀。此山岑峦巘嶭，耸秀殊特。百里环望，是瞻是依，是当有神而灵。则其世祀于民，锡命于庙，揭虔妥灵，以垂祐无极，亦其理宜也，又奚必帝子仙姝之为问哉？惟朝廷克恭神人，以从民志。惟神出灵降祉，以为民休。惟民永祀世报，尊上所命，以不忘神佑，法皆得书。而奉直公之姪孙阁，复以邑人之意，来请文，将刻诸丽牲之石，又安可辞？乃次其事而系以诗。其诗曰：崇崇仙峰，巘嶭岫嶙。闾阳阖阴，吐吞雨云。明钟为人，幽焉为神。神罔时恫，民焉攸恃。畀之吉康，弗震以异。曠溢告愆，响答影至。民荷神庥，谗于王明。君徇民欲，肇赐嘉名。假尔龙光，勿替厥灵。神歆君赐，昭哉戾止。风旆云韜，合邈曼靡。若欬以闻，若容以喜。牲肥酒香，糝蔬果醢。缓节安歌，五音繁会。我民事神，世世不懈。毋霏我污，毋曠我皋。我秔我稻，我粒我膏。焱妖厉鬼，溃消遁逃。神亦依人，报以介福。女请女穰，具如所欲。神明交忻，万有千祀。我作颂诗，俾歌者肄。嘉泰四年十月记。



附：须之彦《仙华庵碑记》

浦阳故饶名山，其以雄特奇秀称者，无逾仙华。数岫拔起，森如列屏，中有风穴飏飏然，声薄两岸，树石为撼。其最高峭者五峰如指，耸削插天。内中一峰尤极崭峻，悬岩百仞，磴道斗绝，梯足出，飞鸟背，人罕至其巅者。下有灵泉，纵横不数武，清澈可掬。宝掌、龙门诸山远不逮也。余以辛丑承乏兹邑，会司理朱公行县，与邑驾部张公同携斯屐，顾一望蒙茸。无琳宫梵宇、园林亭榭可托处，张盖列席，树苇薄以障风日，旋起旋卧，席为屡移。张公徘徊瞻顾者久之，起谓余曰：“此山历劫已久，而土木再湮。每读宋方凤诗‘山林重帝胄，香火明民衷’，不觉揽涕”。予谢曰唯唯。公又揖而进曰：“佳山水不克邀惠，兴醉翁钴钜相为不朽，事殊缺然，是所望于今日。”予不应。朱公起揖予曰：“此仙吏事也！其亟图之。”是时，余甫莅邑，田赋纠纷，唯兹拮据，不遑是惧，宁问其他。越明年，事稍集，张公邀余续是游。因相与选胜，得山之阳，地势平行，境复虚豁，左右环侍。诸峰若拱若揖，俯视四野，浮灵隐隐，屯絮城郭浮图，仿佛烟灵树杪间，真旷绝之观也，计胜无逾此者。因捐俸，为士庶倡输者踵至，乃卜吉告望，构堂三楹、两庑各十楹。前有门，门之内为广除，最后仙姑祠。旧传轩辕少女于此飞升，故以名山，仍肖貌祀也。規制稍杀于堂而修，称是。命僧佛荣守之，买地数亩，为给薪水焉。余意尚需禄入，将更少建置，并益地之不给，以永其存。而会以忧去，忽忽常念之。比僧以记石来请。余思古之高人胜士，宦游所至，寄情山水，如张公所述“醉翁钴钜”，皆名胜一时，风流千



载。余非其人也。且兹山之擅名旧矣，予又非能抉幽开奇，辟所未有之胜，为山灵增宠，乌用文之以辞，顾独于此有未竟之怀，庶几识之岁月，以俟来者，不无望焉。且以谢司理、驾部二君，当日或可无诺责也。窃念余之为浦虚糜日时，所不克竣事，仰藉后人者亦宁可数计。乃曾是山水未了之缘，犹然望之人，余窃赧之矣。朱公名道相，万安人，己丑进士。张公名应愧，浦邑人，丙戌进士。克成厥功者，后令林公名清伟，莆田人。学博则年丈史公名宣政，书丹则主簿恽君应明也。万历乙巳清和朔日记。



3. 关帝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县治东太极宫之左。宋嘉定八年，知县尤晔建。自宋以来，兴废不一。道光二十一年，知县黄岷以旧制稍隘，拓太极宫外余地七尺有厅重葺。复于庙左建三代祠。邑人朱能作为之记。国朝顺治元年，定以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追封三代公爵，设主供奉后殿，于五月诞祭。外增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牲用太牢。乾隆二十五年奉旨加谥仁勇。三十三年，加封灵佑。道光八年，加封威显。咸丰三年，诏加护国保民。按：神为汉寿亭侯。宋崇宁元年，追封忠义公，又封崇宁真君。大观二年，加封为武安王，并封长子平为武灵侯。宣和五年，加封神为义勇武安王。建炎二年，加封为壮缪义勇王。淳熙十四年，加封为英济王。庆元元年，加封长子平为威显武灵侯。元天历元年，加封神为显灵义勇

武安英济王。明洪武元年，复原封汉寿亭侯。嘉靖十年，复原封汉前将军假节钺。万历四十二年，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并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皇后，长子平为竭忠王，次子兴为显忠王将军，周仓为威灵忠勇公。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十八里，在芳地水口。

又：县东二十里，在黄宅上市，旧有大殿三楹，前为上市公共市基，对面有戏台一座。民国廿五年，又捐建后殿三楹。

又：县南四十里，在倪大村龙池之滨。洪、杨后，香火被劫。民国廿三年，村人倪宪荐等纠资重建。

又：县西十三里，在山榧岭头。又有禹皇庙。

又：县西二十五里，在石宅。康熙时建。里首有碧云庵一座。

又：县西二十里，在杭口坪村中。庙后有观音堂。

又：县西十里，在山榧桥。

又：沙城关庙。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十五里，在岩头陈市东。正殿三楹，中祀关帝，左祀岳武穆王，右祀文信国公。其右旁建有云水庵一座。前有凉亭为北通桐庐，南达义乌之孔道。里人陈焕有碑记。

又：卫安庙。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四十五里，在石埠头村下。奉祀关公。

又：水口庙。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九十里，在沈家太平桥水口。祀



关帝。康熙间，造三进凡六间。

又：**青龙庙**。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八十里，在新村屋下。祀关帝。同治间，陈、孔、虞等姓合建。

4. 胡公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二十里，在黄宅下店东首。

又：县西五里，在杨田周庄大路沿。

又：县西二十里，在张山村外。

又：县西二十里，在薛下庄斗鸡岩顶。

又：县西三十五里，在前胡村外，为东岭八社之总庙。庙内有明崇祯时石桌一张。

又：县西三十五里，在东岭陈氏宗祠之后，为东岭村之香火。以古木二株相连为门，旁有聚星阁，奉祀文武二星，又东岭头有龙皇庙一座。

又：县北九十里，在介沈家与陈家之中，祀胡侍郎。清顺治时，沈、戴、陈三姓合建。

又：县北五十五里，在下毛店下里许。

又：县北四十五里，在赵氏岗。共二进各三间，右连有观音堂及厢屋七间。

又：县北二十五里，在刘笙村外路旁，二座相连。

又：**钟馗庙**。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五十五里，在兴仁乡钟馀庄之中心。祀宋胡侍郎。康熙甲午年建，凡三间。

又：**九龙庙**。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六十里，在兴仁乡。祀宋胡侍郎。康熙四年，造正殿三间旁屋四间。民国二十年，薛、陈、周等姓重修。

又：**龙珠庙**。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八十里，在狭山门口，祀胡侍郎。清顺治间，□宣戚三姓合建。

又：**赫灵别庙**。事迹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旧志）在县南二里上黄。祀宋侍郎胡则。（薛志）按：《府志·人物传》：胡则字子正，永康人。登宋太宗端拱二年乙丑进士。宋婺士登进士者自则始。由许田尉累升刑部侍郎，加兵部侍郎致仕。中间出知睦州，知永嘉郡，知杭州，历有善政。尝奏免衢、婺二州身丁钱，民怀其德，立像祠之，赐额《赫灵祠》。按：胡侍郎庙，邑中所在多有，志不胜载。今仍旧志录此。附见寺观门《官岩寺》下。

5. 龙王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大东门外龙峰山。乾隆四十一年，知县薛鼎铭建，复构亭于南百步外，颜曰“甘雨”。仁和胡廷槐为之记。咸丰丙辰，署县张师右将亭改建增高，并于亭中树立龙

碑。自为记。辛酉粤匪之乱，庙毁亭圯，龙象碑亦坏。同治十三年，知县张兆芝重建龙王庙于旧址。按：庙旧有祀产德田六亩三分二厘。黄以机、张时凤等捐嘉田四亩五分六厘，昙花庵归入。又有茶田□□亩，邑人李西亭助。

附：胡廷槐《新建龙王庙记》

《易》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又曰“云从龙。”天时雨泽，其权虽造物主之，而龙之为灵昭昭矣。官斯土者，为民请命，诚得雨暘立应，其功德之厚，感召之灵，自当敬而奉之。我世宗宪皇帝雍正五年，特遣官赍像，飭建庙于省城吴山之上，春秋享祀，凡以重民命也。浦在山陬，田多仰雨，恒忧旱岁。五六月间十日不雨，民辄惶惶，迎龙祷雨，奔走之不宁，其待泽于神也尤急。邑故有龙神庙二：其在泄水山者，地连桐庐，去县且百徐里；一在白石山，亦距城十有五里，均未便于祈祷。而就近初无揭虔之所。薛侯之下车也，权废兴，量缓急，于斯民之休戚靡不关心，而尤以斯庙未作为缺典。一时苦无善地，常慨然曰：“是诚不容缓者矣。”丙申冬，遂集邑绅士谋之，皆言龙峰之冈，面城市绕山林，俯瞰邑中，烟火万家，瞭然在目，地高而气爽，宜可栖神；又东方生气，万物所资始也，于位置允宜。侯曰：“诺哉”。乃捐金为倡，卜吉鸠工，俾绅士傅达、洪仲大、赵文林、俞翀董厥事。经始于丙申十一月己巳，落成于丁酉某月某日。凡为屋七楹间，涂茨丹雘，耳目一新。复构亭于南百步外，颜曰“甘雨”，以邀神眈。于是庙貌崇而神居妥，民咸称善焉。夫职司民社，苟有裨于民生土谷，宜亟为之计。山泽之灵，龙峰之土，前人或有志焉。而迟





之至今乃就者，岂其有数存耶？侯惟念切民，依心诚而计决，故能举前人所不逮。某忝主讲席三年于兹矣，爰进诸生而告之曰：“往者雨泽偶愆，侯即斋宿于外，露顶蹑屩，虔祷赤日中，因之甘雨零而庆有年。非即此一诚之所感哉。今之民和年丰，安居乐业，神庥也，实惟侯德也。”诸生曰：“黜哉”。因序其颠末，用不辞芜陋，而为之记。（薛志）云：先是，何公子祥议建于月泉左侧，因调任平阳，不果。今祀于此以便祈祷，并于山脊建甘雨亭。

附：张师右《甘雨亭碑记》

前代理邑事康甫吴侯，精形家术，请治东迤南龙峰山直学宫，巽位催官生气之方。前人建亭于其上，以祈甘雨，重农功也，以扶龙砂、振文运也。惜亭不耸峙，又将就圯，亟宜改作增高，中树青龙碑以镇之。亦补助本原之一道也。爰手为龙像碑式，题名于后，且捐廉泉为倡。吴侯寻去，事遂寝，亭亦废。自道光辛丑闰春，延至咸丰乙卯冬月，都人士乃始集资建复，而余适来视事，告落成焉。兹諏吉于三月初七日树立龙碑，请余记其颠末。余考邑乘，亭在明季颜曰“瑞雨”。改创于乾隆丙申，始更今名。嘉庆己卯一修之，至是而重建之，巍然杰构矣。若夫江山一览，迭胜登临，余不敏，请以俟后之优于从政者。

又：灵济庙。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浙江通志》：在县南十里，祀白石潭龙王。按：白石龙王庙自宋时祷有应，封“灵应侯”。其创始年月日无考。岁久倾圯。国朝乾隆壬午祷雨有应，知县何子祥筹捐重建。复于庙前筑一方台，额以“甘霖”，并颜曰“浦阳第一

溪山”。何侯自为记。

咸丰辛酉燹毁。光绪四年重建。

附：何子祥《重修白石岩龙王庙记》

神之道与人通。先王之制，御大菑，捍大患，有功德于民者祀之。夫既载在祀典，则必崇庙貌为神所凭依，庶几雨暘时，若年谷顺成，迓休和以为民福。今天子省方问俗，绩庆安澜。江潮河海之神祠，奉敕建修，制甚钜丽。凡以护国祐民，广祈祉锡，是则体圣主軫念民瘼之至意，以修举废坠，正守土者之责也。浦阳故有白石龙王庙，自宋时祷雨有验，封“灵应侯”。岁久倾颓，残碑断碣，剥蚀苔藓中，几不能辨识。余始莅兹邑，思与邦人士谋葺治之，念民力未遑也。岁壬午夏，邑大旱，并走境内，神祇不应，往祷焉。复自庙行四五里，有潭曰“龙潭”，面广半亩，群山森列，瀑布飞流，响动岩谷，清泠之气逼人。于是洒濯其心，为民请命，置盂于潭，有蜥蜴跃入其中，众哗，谓得龙，雨必矣。迎至庙，置诸坛，日正午，天空无云。余讶且虑。已而，树杪有声，雷隐隐动，云气渐如泼墨。顷之，雨下如注，五日始止。田野霑足，民咸欣喜，请返于潭。第见洋洋游泳，矫首而望者数四。然后入于渊，若自喜其有功德于民者。余始感神灵之不爽，且幸是岁之获有秋也。因念庙将圯，非新之何以答神。夙顾其费不贲，重烦民力。适明经张国玉，慷慨向予曰：“公其无虑，某当力图之！”爰鳩工庀材，费约千金，张君任其半。以庙基之隘也，迺迤而西拓；山之坡左临崖，甃以石实之；以土列造精舍，堂之中专以奉龙王，别筑室三楹，以移佛像。又广辟庭院，院外迺流筑台，额以“甘



霖”，志神庥也。宽广视前倍三之二，统颜曰“浦阳第一溪山”。盖山水之崇深，楼阁之壮丽，若游洞天、入蓬莱，非复曩时之旧观矣。山是永邀神庇，时和岁稔，众庶平康，斯则忝膺民社者之厚。幸而张君勇于任事之心，其亦可以不朽矣夫。

又：泄水龙王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县东北近桐庐界泄水山。宋绍定三年建。邑人毛洪有记。

附：毛洪《泄水龙王庙记》

环浦皆山也。其界桐庐僻坞，有山峙于东，名曰“泄水。”山以水为名，岂山下出泉之义乎？群志虽无所考，然自绍兴庚申，距今凡百余年，崇冈峻岭，吐露吞云，古木苍藤，含烟罩日。皎皎乎如鳞斯辉，凛凛乎如角斯触。半山飞瀑，嚙水之泽也；一江卷雪跃渊之澜也。朝暮晦明，万千形状，邦人异之，谓有灵物在焉。孰为灵？龙是也。《春秋左氏传》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晋·赵至传》曰：“龙啸大野。”大而深遂而有容，时飞时潜，隐见变化，腾百川而洽万物，谓之灵也。则宜于是信之敬之，且记岁旱用祷则有验。初焉一邑，次一郡，又次则杭、越、衢、婺，闻风而至者，总总也。戊子旱太甚，华林道者周觉明悯之。先里人诣山下，露宿忘飧，沥血枕石以吁，凡七日。是夜有梦，翌早，雨大沛，梦可诬而不可诬，信矣，灵物之在山也。自古灵岩胜景必有祠，此山之绵邈一小庵，輿望缺甚。是用瓣香心，缺死力，以只影募众缘，铢积寸累，日增月砌，成一大殿。



纸庖廋亦粗备。又惧旁无栖止，执奉香火，更百计区画，一力开创，而庵宇成。是役也，始于绍定三年，越明年终竣事。此其志，盖欲无忝于对越癯然一僧，心殫力惫弗顾也。然则祠果不可少乎？昔老杜有“龙依积水”之诗，杨子有“龙欲飞天”之句。洵如是，则飞蟠上下，神化无方，山巅水涯，特其寓耳祠之一隅，或者未称。觉明曰：“神明固无定在，崇奉当有定所。”此羹墙见尧之意，曷其奈何弗记。嗟夫！觉明寥人，自其托身空门，粥宇饭枕无恙也。其生计萧然，非有西畴南亩，祈甘雨介黍稷也。其力祷空山，累日不息，非乘龙颌下珠也。其寸椽片瓦，肩任背负，非恶逸而喜劳也。斯人也，万有辛苦，一无覬倖，以心而求，良可嘉也！邻峰崇因院主僧师昭、师得具以实告，俾予以志颠末。予亦幸乡邦之有若人，也其敢辞。咸淳四年戊辰孟夏望日记。



6. 观音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六十里，在盘洲村上一里许。

又：县西二十里，在山榧岭里中村西南。

又：圆通祖堂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三十五里，在梅街头庄里仙梅山东。祀观音大士。民国二十八年新建。前后二进二厢，右有边屋，共九间。

又：珠山真宇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五里，在珠山后村南。祀观音等神。

又：观音堂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五十里，在寺前村中，前有水月亭，骑路通客。

又：虎威庙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九十里，在马剑东桥下。祀观音大士。清嘉庆间，戴春塘先生建二进计十间。

7. 青龙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五十里，在公馆钱门前。奉祀如来佛祖观音大士。右旁有关帝庙一座。

8. 鸡冠山神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县东三十五里。（旧志）宋度宗咸淳中，有神降山下，称“汉杨刺史”。盖杨扶也。里人建庙祀之。明宋濂有《杨刺史庙迎享送神歌辞并序》。

附：明宋濂《杨刺史庙迎享送神歌辞并序》序云

浦阳鸡冠山上有古神庙，相传祠汉交州刺史杨侯。侯，县人也。名扶，字圣仪，累官皆有惠政。侯歿已千载，民以雨暘祷辄应。是侯之神在天，犹不弃于吾民也。吾民其可忘于侯乎？濂虽不敏，为撰迎享送神之辞，俾邦人岁时歌以祀侯。



9. 灵顺别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县东南一里下岩。（旧志）宋孝宗乾道元年葺。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县尹蒋恕重建。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典史卢富重建。（薛志）云：庙于元文宗至顺三年县尹江汉捐俸重修，作香花亭。柳贯为记。

久废。按：（薛志）山川门：县东四十里夏岩之下亦载有灵顺别祠云。

附：柳贯《灵顺别祠记》

浦江县东下岩之隈，有故神祠。神本兴于歙，今遍祀吴越间，因土俗也。每岁祷雨旱霪沴辄应。岁久，大风折木，门楼尽圯，两庑半坏，仪观弗显，堂阶芜灭，民既日慢，岁用不稔。至顺三年，临川江公汉尹是县，乃以其勤民之故，稽之于众。遂既捐俸庀工，而众则翕然请从。且买市民间屋，取其材，而后门楼两庑复完。又别作香花之亭，以为民乞灵揭虔之所者，一切就绪。会是岁秋稼毕登，民争谓神之赐，而甚嘉我江公之果勤于民也。盖县负大山，山险地陋，土壤硗瘠，民业不振。天时一不至，虽人力克尽于南亩，则犹嗷嗷然早暵之是忧矣。夫古之长民者，修农具饬农不敢慢以劝之。至于土毛既槁，膏泽弗降，又且摩神之弗举，而欲使之化戾为和，转饥为丰，事躬率也。若为民者，亦但知尽吾之力而已。用民之忧，致神之福，独不在于此乎。由是田谣巷歌，政事清简，已足见其惠爱之博，德化之成。然其所以仰赖于神，而遂得以序其勤民之功者，亦不可谓无也。古之常祀，苟有功于



民，虽以邮啜坊庸猫虎昆虫之神，犹且严而事之。则我江公之所为，治民事神，盖已两得其道，诚有古长民者之风矣。今自其一新，幸久不坏，民既致祷乎是，必数得岁，则我江公之遗泽，顾不为益远而益不忘者哉！邑人某尝董役，愿有记也。乃次第其语而使刻焉。

10. 黄大夫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浙江通志》：在县西二十里，祀黄公仁环。《浦阳人物记》：宋高宗建炎元年，山贼何三五作乱，仁环擒之。官至训武郎。人感其德，立祠祀之。



11. 康侯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县东三十二里。（旧志）海塘山有池，久雨不溢，不知为何神。相传山水瀑涨，浮棺至其处，遂葬焉。庙旁有康侯墓，祈嗣甚应。去庙三里，即康侯山。岁久倾圮。同治年间重修。

12. 陈侯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县南二十里洪溪。（旧志）宋敕封协忠侯。元世祖至元间，邑人张一宁建。（薛志）按：《金华徵

献录》：陈侯，横溪人，以行称百廿五云。赤脸睁目，昂鼻长鬣，刚稜雄起，猛气逼人。少贸易折本，囊空无所向，猎于山。生擒白额而归。没后显灵。明时盗发，用铙斗者怯。侯以阴兵翼之，诛其魁，捣穴歼之，封铁应侯，庙食至今。东阳有陈百廿五相公，凡猎户、油车之家，皆奉为香火。按：旧志载，神作赫灵祠，将校语涉不经。

13. 钱侯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薛志）在县之南隅。（薛志）按：《金华征献录》：钱侯讳佛纪，行三，义乌智者乡人。少学法于母女舅鲍六郎，又师匡庐道士，尽其符咒指诀，能驱魔崇、起危疾。一日，与邢侯斗法，从地涌起石塔，掷竹叶于水化为鱼，冷水热沸，卒为神。淳祐二年，临安火，侯往救火，即灭。理宗敕封“火应侯”，立庙古盘山。一切水旱疠疫，祷之辄应。乡民至今祀之。东阳有钱侯塑像，貌白皙，恂恂儒者，戴乌巾金帔额，捏诀介而坐。

国朝乾隆四十年，里人增建后殿并两庑，后圯。道光三十年重葺。光绪十九年复修。

14. 楼相公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县北十里。按：相公名进龙，号庆八。圣昌寺口人。歿为神，祷雨辄应。宋敕封“乡利侯”。明邑侯吴



有藉公作霖扁。国朝邑侯范有功润乃粒扁。其墓在金坑。咸丰辛酉被毁，仅留正殿三间。同治间重建。

15. 星君别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一在县南百步。（旧志）星君即婺女星也。元成宗大德十年，邑人朱仙母病，祷之应，因兴兄熊为立行祠于县之东南陬。顺帝至正十二年，达鲁花赤廉侯阿年八哈移建今所。邑人戴良有记。国朝咸丰辛酉燹毁。

一在迎春门外龙峰塔之北，创始无考。乾隆六十年，于宫后添建层楼。楼前为中庭，庭前改旧宫为前轩。轩之左右，诸神祠辅翼焉。东为祝圣行祠，祠之北即龙峰亭。后圯。道光元年重葺，邑人洪鹤元有记勒碑。二十五年重修，复于轩前培其岸之欹侧者，纵十余丈，横十四丈有奇，缭以围墙。西则叠石为门，折而上，可通龙峰古塔。邑人洪祖循记之。咸丰辛酉燹毁。同治十三年，知县张兆芝重建。

附：戴良《婺女星君别祠记》

至正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寅，浦江县新作婺女星行祠。明年十有二月戊午祠成。县之父老合辞请于官，愿刻石以记其事。俾文学掾邵国光来请文，且言惟婺女星之正祠在婺之城西南。按图经，吾婺自秦汉以来，其名号不一。至隋开皇中，始以其地上直婺女之分，而更今名。唐武德四年，遂祠婺女于州城。宋淳熙十三年，爰赐祠额曰“宝婺观”。迨国朝大德十年，县人朱



仙母病，尝祷之祠下有奇应，因立行祠于县之东南陬，则吾县之有婺女星祠，实自仙始也。比数年来，湮废殆尽。达鲁花赤廉君阿年八哈、尹萧君文质，将复加完缮，而病其遗址卑陋湫狭，不足以安神而妥灵，乃别卜西南高爽之地以斥大之。然工役繁巨，费莫之出，则募富民六人者，俾率其赋以从。盖至是而廉公之代已及萧公，悉举以自任。始事之日，仍辍己俸为之，倡不期月，而大殿、两庑、三门，次第毕举。翼以栏楯，缭以垣墙。阶陛以石，唐皇以甃。肖像绘塑，各效乃能，犷威惠慈，悉当其状。殿之为间者三，庑之为间者六，门如其殿之数。基之深十有四丈，广八丈有奇。屋之高二丈有奇。度用钱六千缗，用工八百。祠既成矣，愿得吾子之文，篆诸牲石，以示后之人。国光敢奉父老之言以请。良谨考传记，自南斗十二度、婺女七度为星纪，于辰在丑为吴越之分野。吴越之地至广也，其所分郡县不止于一婺，而是星之祠乃独见之于此者，岂非因星以名郡者耶？夫星宿之在天，州城之在地，明光所烛，神气必通，其上下之应，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诬者。有司营立祠宇以奉其明灵，行其秩祀，以祈其岁事，于礼典岂不宜哉？至于严像设崇，貌位被服而人肖之，则固未之前闻矣。然犹必为之者，盖其民俗之所习尚焉耳。嗟乎！神者，民之所恃以安也。今既本于礼而祠祀之，因其俗而像设之，则所以望其出灵降祉，以大庇吾民者，不其至哉。吾民于此，其尚敬承乃志，以延休于无穷可也。廉公，北庭人，岂弟爱民，人怀其惠。萧公，大梁人，通敏有才器，抚事有方略。凡学院庙坛之宜葺者，皆以次而举，此祠殆其一也。良既纳交二公，颇知作



祠之始末，而又重以父老之言，国光之请，因不辞而纪之。且为迎享送神乐歌三章，俾歌以祀神。其辞曰：望天门矣，神晔灵之。来光景溢，云为辘霓。为旌僂若，有廉象形。礼已交诚，既感享维，德菲可荐。迎神乐歌一章。暝将出夜，既艾灵之。留神泽沛，烟燎升羽。禽鸣牲币，举黍稷馨。灵是娱歆，精祀鉴民，衷锡繁祉。享神乐歌一章。乐度周礼，容备灵之。归福祚至，阴沴息阳。德宣粒我，民屡丰年。民报祀益，无怠歌我，诗其千载。送神乐歌一章。

16. 真武别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迎春门外东山岭。（旧志）真武神即玄武神也。元世祖至元三年，县人周孚先建。后圯。国朝嘉庆十年重建，庙前为东皋亭，左为节孝祠（见祠庙门），右为振凤观。嘉庆二十四年重建。洪鹤元有碑记。咸丰辛酉毁于火。亭与观亦圯。其亭，光绪二十四年，张邦陞裔孙河三、咸鏊重建。

17. 周宣灵王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一在县东后街。咸丰辛酉毁于兵。同治辛未、光绪丙申重建，前后殿六间。一在县西城门外。辛酉亦毁于兵。光绪二十年重建。（旧志）载：辅德别庙在县西十五里圭山，神姓周，名雄。正祠在新城。按：徐士晋《周孝子碑记》：



宋周雄字仲伟，杭州新城人。事后母素谨。贾于衢，闻母病革，破浪而行，为水所没。尸浮江，显神于衢。帝感其孝，敕为江神。新城父老即以其宅为祠。《西安县志》：雄母病剧，奉母命，祷于婺之五王庙。比归及衢，闻母讣，哀痛哭泣，死舟中。直立不仆，衢人异之。即奉其肉躯敛布加漆，建庙祀焉。有大旱为霖，反风灭火之应。元至元中，伯颜忽都守衢感神休，奏闻，封王号，大新其庙云云。以上并录《浙江通志》，二条所载不同，难以强合，因备录之。



18. 兴福庙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县治南百步，四牌楼之东。相传神为本县总管土地。

19. 合济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四十里，在合济桥东首路北，供奉白鹤圣帝及酆、袁二公（详见合济桥碑记）。

20. 厚庐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五里，在厚庐金村南路沿。祀陈、钱二侯。

21. 大王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五里，在青萝山脚。

22. 夺灵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十四里，在于门庄南首。左附有骑路亭一座。

23. 镇东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二十五里，在夜渔市左首。

24. 钱王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五里，在吴大路村中，共三进，奉祀武肃王。

25. 普义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里，在古塘村东普义桥头，中奉夏禹皇，左奉文信国、关壮缪、岳武穆，右奉老寿星、铁拐李、智颠僧诸佛。庙共两进三楹，旁有厢屋，觅人住持，以供香火。



北有骑路凉亭，以憩行人。

26. 禹皇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五里，在夏禹桥头，前有镇龙桥。

又：县北四十二里，在石母岭头。民国廿六年冬，重建三楹又岭脚有关帝庙一座。

27. 洪溪古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二十三里，在施宅村西水口，奉祀陈四相公，讳公养，系陈百廿五相公，讳文，嵩之父。为造龙峰古塔施砖千灶勅赠义相。庙前左有广福庵一座，樟树娘殿一座。

28. 白沙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五十里，在白沙镇村后。邑人陈志贤有记云：庙名白沙，以神而名也，其神来自汤溪白沙，甚灵显。民无能名，遂名白沙帝。帝者谁？汉之卢植也，讨黄巾、诛张角、佐汉室有功，故庙中有匾二方：额曰“汉室名臣”，又曰“昭烈帝师”。左庑则关圣帝，右庑则协忠侯，而中间则白沙帝焉。初，帝之为神于汤溪时，途遇一老人问焉往？帝曰：往汤溪白沙。老人曰：我往武义三断，同行焉，可乎？曰：甚善。遂同船而来。



两相款洽，如旧相识。俄而分袂，一往白沙为神，一往三断为龙，交好綦密，订为婚姻。厥后，以龙女配帝子焉。迨宋中叶，帝由汤溪白沙楼灵於浦江吴村，后因帝故，以“白沙”名庙。遂以白沙名地，故改吴村为白沙镇地，属通化十都管辖。故十都居民凡遇旱年辄祷告帝前，同至三断虔请龙皇，一到甘霖立降，灵验异常。童谣有言曰：“如要雨落通，三断接外公。”此言诚然乎哉。

29. 协忠侯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五十里，在陶宅前屋村外，奉祀协忠侯，勅封瓯王。邑人陈志贤撰有史略云：赵宋时，胡人渡江杨粤一带，势岌岌不可终日。陈公率神兵御之，寇大惊远遁，疑为岳武穆复出，不敢南窥者。数年，时宝佑皇帝御极封为协忠侯。至满清，洪杨起事，苏浙等省相继沦陷时，李文忠、左文襄、彭刚直等以湘淮军复江浙至力有不济时，陈公大显神威，率阴兵助战。各张陈姓灯笼，贼兵见之大骇，遂纷纷奔窜。未几，贼势杀贼魁，亦自相鱼肉，而东南竟得无恙，陈公与有力焉。厥后左、彭诸公合奏清廷，帝乃勅封瓯王。此乃王号之所由来也。考瓯有东西分别，西瓯古称骆越，又名瓯越。輿地志云：交阯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若东瓯即东海滨也，东越傅曰，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山海经》云，瓯居海中，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也。陈公神通广大，弥纶天地，固不必分为东为西也，又不必拘拘于瓯也。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陈公之威灵亘古今塞中外，夫岂惟一瓯也，欤哉？瓯



之云者亦犹之文王酆武王镐焉耳，论世者其知之。

30. 白枣岗新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南三十里，邑人方百川有记云：考白枣岗为十二都适中之地点。庙系全都之本境。沿岗一带多产白枣，因名白枣岗。溯庙之原始，嘉庆辛未，天年亢旱，合都弟子前往通乡古庙，迎接陈、钱二神祈雨，搭雨坛于此地，雨通后拟送神，而二神爱留此地，恋恋不忍去。尔时，有方明虎者最信神佛，神忽附于其身，一夜走遍全都，召集首事人等，表明此地灵秀，宜建庙宇，以安神位。持香一捻四周遍插，指定基址、方向。都人士欣然乐从创建神庙功成。不日，遂任方明虎为主持。及明虎亡，附塑其像于庙。左厢其名新庙者何？对通乡古庙而言也。庙宇巍峨，神灵显赫。每年九月十六日，全都分为五社轮值庆祝，香火鼎盛，百货云集，如大市场。凡遇凶旱年间，金、兰、严州等处来庙迎雨神者络绎不绝，可谓一方之灵胜矣。



31. 山隍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五里，在溪墘头庄左。

32. 三仙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五里，在溪墘头庄左首山上。

33. 包公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五里，在杨田周包滩大路沿，有包公墓在庙右侧。包公知医甚灵异，远近争就医焉。

34. 陈钱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廿一里，在上范村外。

35. 双珠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四十里，在大渡源文溪双珠山尖，内祀祈雨大官紫绿大官诸神。

36. 樟树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十里，在山榷桥头陈氏享堂左侧，奉祀樟树圣母。民国二十六年秋季重建。

37. 感应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五里，在下吴周庄。祀观音。又有白麟庙、樟树娘娘庙。





38. 太祖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十五里，在下塘坞。

39. 土地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西十五里，在陶岭。祀土地。

40. 大湫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五十里，在八保畷，壶江乡第四保，奉祀宋济阳郡王曹彬。

41. 龙位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六十里，在小湫坂，奉祀如来、释迦。民国二十年建。

42. 永兴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百□里，在张家坞村前，祀灶神。清嘉庆间造，两进六间。



43. 青龙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八十里，在许家山口首。庙凡三楹。祀胡侍郎。清道光年间，合村公建。

44. 东山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八十里，在莼头东山之间。祀灶神。清咸丰间造。

45. 都坛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九十里，在蕉园坂庄下首之西。祀灶神。清乾隆间，戴、周二姓合造。

46. 南山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九十里，与马剑隔建溪。祀南岳神。清同治间，戴兴俊、戴兴然等建。

47. 三王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百□里，在石门。祀灶神，明万

历间建，计三楹。清李五保朱、戴、周、陈、方、葛各姓合修。

48. 兴福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百□里，在天师堂屋下，祀观音大士。同治初，朱葛独建。民国，丁丑与沈姓合修，凡两进计十间。

49. 青山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九十里，在上褚、平窑堑二村下首，凡三进计十五间。祀青山福主。光绪甲辰年，褚、项两姓重建两廊楼屋，计十余间。

50. 石坛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九十里，在陈家山屋下，前后两进，凡六楹。祀仙姑。清光绪间，陈斯滨、陈世良等建。

51. 镇土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九十里，在洋塘戴家。祀灶神。明万年间建，前后五间。民国十三年重修。



52. 石门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百□里，在石水口。祀胡侍郎。民国六年，方洪桂、朱宗浦等集合周、张各姓捐建正殿五间、门庭五间、两廊楼屋六间、甬道一直。

53. 狮山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

54. 三姑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九十里，在田东西首，祀仙姑三圣。万历年，周、张、任、褚等姓合建，两进六间。

55. 白岩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三十五里，在白岩岭里。祀羊太傅，左文武星，右观音。共庙三进各三间。

56. 羊太傅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三十九里，在山干宅。



57. 嬴将军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五十八里，在响山岩麓。邑人周谦光有记：将军嬴侯也，古庙在山巅，后移山麓。素无碑碣，有称金将军者，有称张将军者，有称马将军者。相传为岳王部将，分屯响岩，皆谬。考浦以戍镇升县。自隋迄宋，咸置将军镇守，将军盖浦之镇将，其庙食于此。所谓有功于民则祀之者欤后，嬴坞山为将军下哨驻兵处。旧志云：一名嬴侯山，嬴侯，即将军也。敬颜诸额，庶免虢郭之讹云。



58. 资福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七十里，在引坑。祀资福明皇。共两进各三间，前有戏台。

59. 大汛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六十里，在距湖山二里。祀曹彬。

60. 太祖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四十八里，在平湖下首。



61. 大岭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二十七里，在岭头。内额为古佛堂。岭脚有观音庙一座。

62. 龙驹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九十里，在马剑村内。祀关帝。明天启间，建共三楹。

63. 兴隆庙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八十里，在方口下首。祀关帝。道光间，由张介甫等建。

附：文昌阁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浦阳书院内。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知县黎宏道建阁。肖文昌像于其上。岁供祭祀。按：文昌祠之神，道家以为张仲后身，又以为梓潼度世。其实，今所祀之文昌则星象也。国朝乾隆二十七年，知县何子祥重建新阁于书院，大门内移祀文昌。何侯有记，见书院门。嘉庆九年坍塌。知县赵宜馨捐俸修葺。道光年间，董事张茂音、戴肆之、楼奎福等相继捐修。咸丰十一年，毁于兵火。光绪元年，因阁遗址改建正厅三间，立

牌祀焉。按：文昌自嘉庆六年列入祀典，每岁春秋致祭。陈设、仪注均与祭武庙同。

又：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东三十五里，在吴大路村前。道光年间建。



(五) 祠

1. 名宦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学戟门西，旧在儒学内教谕署之前。嘉庆八年，邑人朱潮重建。光绪十年迁建今所。岁春秋祭日同上丁，前后序次，俱按入祠月日分载。祀宋浦江知县李知退、石孝垓、王霖龙，宋主学周恭先，元县尹张悦遂、林以顺，明知县甄从谦、赵焕章、陈哲、程汝器、陆平、谢祉、宋禧、王珍、张袞，明县丞刘彦飞、杨铨，明训导刘琳。以上据《旧志》，原祀共十八人。

元达鲁花赤忽都鲁何沙敦武、廉阿年八哈以上二人，《旧志》明嘉靖四年知县毛凤韶条议入祠。明知县毛凤韶，《旧志》明嘉靖末年入祠。郭楠、文元发、庄起元以上三人，《旧志》明崇祯七年入祠。邹輓《府志》：祀浦江名宦。冷珂，明嘉靖二十四年入祠。黄卷、邓溪，明万历二十七年入祠。成心学，明万历二十八年入祠。胡宾明，万历四十八年入祠。龙复礼、韩叔阳、张而綱、须之彦、黎宏道、吴应台，明教谕夏魁旸、顾堂、刘正亨、任启、王德溥，明训导李裕、赵肃、陈才、卢希曾，明主簿陈德昌、恽应明。以上十七人入祠年月俱无考。

国朝崇祀：巡抚浙江升任直隶总督兵部尚书朱昌祚，康熙三十三年奉文入祠。浙闽总督部院兵部尚书范承谟，康熙三十三年奉文入祠。浙闽总督升任文华殿大学士李之芳，康熙



三十四年奉文入祠。浙江总督太子少保李卫，提督浙江全省军务李塞白理，康熙三十四年奉文入祠。浦江县知县黄坦，康熙三十五年奉文入祠。韩文明入祠年月无考。浙江布政使司升任江西巡抚马如龙，康熙六十一年奉文入祠。浙闽总督太子少保喀尔吉善，乾隆二十四年奉文入祠。

2. 贤官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旧五侯祠，在浦阳书院内。邑侯何子祥撤前朝邑令须之彦、庄起元、黎宏道之专祠，以扩书院基址。而以三侯与国朝杨汝毅、邢世瞻合祀书院，名五侯祠。后何侯调任平阳，士民并祀之，名六侯祠。今又增祀邑令黄昆与李居易、张兆芝长生禄位牌，为九侯祠。

附：何子祥《五侯祠合祀节略》

五公者，有明邑令黎公吾南、须公君美、庄公中孺，并国朝杨公石湖、邢公西园也。文昌书院肇自黎公。阁之前为讲堂，堂之前为黎公祠，杨、邢二公附焉。又前，为须公、庄公二祠。庄公祠已毁，须公祠借为育婴堂，黎公祠亦仅蔽风雨。余既议立浦阳书院，而讲堂窄隘，学舍逼塞，不足以聚英髦，耸观听。于是，撤黎公之祠构为外讲堂；复撤须公祠并庄公祠之址而合之，然后讲堂深邃高广，开门屏以达于内讲堂，而規制始巨。继复易旧阁为楼三楹，以奉五公而合祀之。其黎、须、庄三祠，向皆有田以修祀事，而杨、邢无之。爰割废寺田五亩隶焉。春秋二仲合祀五



公，其田亩号数举书于籍，以垂永久。按：庄公泽祀产德田五亩三分八厘，内拍八十二号田一亩作祠基，今造书院嘉田二亩四分三厘、民地一亩四分七厘，内拍八十二号□□地一亩造书院。须公泽祀产灵田四亩、民地八亩。黎德公祀产德田十七亩五分一厘六毫，塘在内。杨、邢二公祀产上田四亩九分五厘。以上祀产，其坵片、都保、土名另刊《义产册》内。

3. 乡贤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学戟门西。旧在儒学内教谕署之前。嘉庆八年，邑人朱潮重建。光绪十□年迁建今所。岁春秋祭日同上丁。先后序次俱按入祠年月分载，并据《府志》增入。祀：汉政事杨乔、杨璇、张敦，隋政事蒋邵、傅柔，唐孝子陈太赜，按：戴良《五贤祠记》：孝子不知何时人。梁孝子何千龄，宋文学于房、朱临，忠义梅溶、梅执礼，文学钱遯、何敏中，政事傅雱、黄仁环、吴传、石范、王万，文学朱有闻，孝子锺宅，孝友郑绮，文学倪朴、方凤，孝友郑德珪、郑德璋，元政事吴直方、赵大讷，文学柳贯、黄景昌、吴莱、戴良，明学士宋濂。以上据（旧志），原祀三十二人。

宋孝友郑文融（旧志）：明嘉靖四年，知县毛凤韶条议入祠。明忠义周焕（旧志）：明嘉靖三十七年，准闽省移文入祠。郑得嘉靖时，邑令黎宏道详请崇祀。见邑人傅旭元《旌表孝义记》。文学张元谕（旧志）：明万历二十九年，知县须之彦奉文入祠。张孟暄（旧志）：明万历四十五年，知县黎宏道奉文入祠。政事



郑崇岳、张应槐以上二人，（旧志）：明天启六年，知县苏国翰奉文入嗣。宋文学张颖中、政事傅光，明政事张孟兼、赵瑾、倪尚忠，文学郑鏊、赵友同以上七人入祠年月无考。

国朝崇祀孝子郑应朝康熙三十六年奉文入祠。文学朱君正康熙四十三年奉文入祠、张密康熙四十七年奉文入祠。处士郑思俊康熙四十九年奉文入祠、戴正杰康熙五十四年奉文入祠。忠义吴尚铉入祠年月无考、郑洽道光二十五年奉文入祠。

4. 忠义孝悌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学戟门西。旧在儒学内名宦祠之前。雍正五年，知县秦文超建，列主祀之。有碑记。内祀：唐孝子陈太赜，宋忠义楼斌，元孝友王澄，明忠义张三凤、金日观、石应雷，孝子郑钦、张寿祖、郑渊、黄塘、黄谧、黄良昶、张元夫、傅宽、项思谕、张应沛、楼萼、张孟晷、张孟暄、赵景修、张元珂、方应元、石东华、项元珪、赵枋、方学礼、季世修、杨天隆、傅文钊、张应标、施伯允、陈希隆、黄璘，友义郑洧、黄逢原、楼时程、倪士华、郑旭、郑宗岱，孝义张孟晶、张应陞、倪高七，国朝孝子张德冠、方应秩、陈之珪、吴守儒。后圯。嘉庆八年，邑人朱潮重建，合前名宦、乡贤二祠共为一区。朱兴悌记。光绪十四年迁建今所。春秋二仲上丁日祭。

附：邑人朱兴悌《重建名宦乡贤祠记》

考之祀典，身膺民社，能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者祀之，境内





观型乡先生没而祭于社。此郡县名宦乡贤祠之权舆也。煌煌秩祀，有举而莫之废者，棠荫报以馨香，桑梓垂为俎豆，所以饬官方，正人心，厚风俗，率厉鼓舞，表芳规于已往，导踵武于后来者也。浦邑学宫之右有名宦乡贤祠。雍正五年，秦侯文超奉文建邑忠义孝悌祠，在名宦乡贤祠之右稍前，相离二丈许，春秋二仲上丁致祭。乾隆二十一年，王侯果重修。嗣后，星霜递嬗，祠宇剥蚀。乾隆五十八年，署任郭侯瑛议重修，选举董事拆去三祠，旧宇将圯更新，旋耽延不果。遂致斋宫灵宇，鞠为茂草，甚而粟主别迁，栖神无所。基址虽存，不胜蓬蒿满目之叹矣。嘉庆七年，邑人候选训导朱潮，志在独任重建。偕邑绅士呈请于宋侯思恭批允立案，諏吉于八年仲春，迄五月既望工竣。三祠合为一区，南向中名宦，左乡贤，右忠义、孝悌，同宫异室，各署扁。墉垣耸峙，建大门以严启闭。三祠粟主，旧者新之，缺者补之。署任张侯吉安，署教谕周君森，司训马君正瀛，少府邱君大猷，暨邑绅士，膾芻灌奠，棖楠隆隆然，黝垂奕奕然，所称幽明胥惬者，其在是欤？夫兴仆起坠，往往有力者无其志，有志者无其力。是举也，上不费公帑，下不藉印须，自春徂夏，而久废之三祠落成，詎非有力而有其志者哉！潮请余著文勒诸石，谨序次其颠末，以为之记。

5. 节孝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迎春门外东山亭北。雍正五年，知县秦文超奉文建祠，前树坊表，祠内立主祀之春秋二仲上丁日

祭。后改二仲戊日。乾隆四十年，知县薛鼎铭重修。邑人吴凤来记。嘉庆八年重建。朱兴悌记。道光年间，续捐祀产。田十五石六斗二升五合，地一石九斗。有戴聪碑记。三十年，又续捐田七亩五分。同治初重修。光绪十三年，黄林宴重修正厅三楹。

附：吴凤来《重修节孝祠记》

邑之迎春门外不数十武为东岭，岭之北有节孝祠。国朝雍正丁未年，前令秦侯文超奉文创建，以祀历代苦节幽贞诸列女。凡寢室门廊庑各三楹，前树坊表。自宋迄今，得若干人为粟主，置位其中，于春秋二仲上丁日有司致祭。盖藉以激劝后人，为维风俗、美教化之助，不独崇庙食之典已也。嗣经风雨剥蚀，当事撤门庑之旧，而仅蔽以短垣，规模殊未称。岁乙未，余自岑溪入覲，蒙恩出牧西隆，得假归省。因先大母金太孺人，于乾隆戊辰年奉文入祠，遂肃拜祠下。窃见梁桷倾侈，颓敞弗治，蠹然伤之。乃请于邑令薛侯苇塘曰：“邑有节孝祠，非为报已往，实以励将来也。今者蚁蠹肆害，不足以揭虔妥灵，曷谋葺治之乎？愿择能事者肩之。”侯曰：“此予志也。业捐俸为倡，而未有佐者。”余遂出百金以助。邑绅士好义者亦次第襄焉。乃属明经洪君仲大、文学赵君文林董其役，涓吉鸠工，选材程料，悉革其旧。越明年工既竣，邮寄颠末于余，而属余记之。余观志乘所载，贞节事如严霜烈日，其持守卓卓，恒不在烈丈夫下，故宗族乡党口之不置，死后犹凛凛有生气焉。祠而祀之宜也。侯之是举，不特可以肃观瞻、修祀事，且上以体圣朝创制之渊衷，俾苦节幽贞诸列女，虽死弗死，异日河润千里。由一邑而使群天下之女子凛如烈



丈夫者，由此基也。此固维持人道之大端，庸不可无述以示来者。其工经始于乙未孟冬，落成于丙申仲夏。重建正厅三楹，大门三楹，制如其初。是役也，侯创之，余与诸绅士继之，而荆稊剝朽以底于成者，繁洪君、赵君是赖，例得并书焉。侯讳鼎铭，字象山，苇塘其号也，上海名进士。兴废举坠，循声茂著云。

附：朱兴悌《重建节孝祠记》

自古巾帼流芳，松筠比节，贞妇兴忠孝并重。我国朝表扬贞烈。雍正五年，令州县各建节孝祠，春秋二仲有司官致祭。秦侯文超奉文建祠于迎春门外东岭真武庙之左。乾隆四十年薛侯鼎铭重修。缘祠产未立，岁修无资，上雨旁风，渐次废为荒墟矣。嘉庆八年夏，署教谕周君莅任，邑绅士以建祠事相商。周君曰：“事不可缓。”遂曾司训马君、少府邱君及诸同人集议，请于署篆张侯。侯欣然曰：“是不可缓。”举邑之才而公者董其役。侯兴周君割俸为之倡，邑中慕义诸君子相与慷慨捐输，即旧址恢拓之。諏吉鸠工庀材，以襄厥事。是年冬署篆赵侯至，九年春教谕张君至，夏宋侯自湖北办公务回，共欣然曰：“是诚不可缓。”始事于八年秋，迄九年十月既望工告竣。详核邑贞节之先后应入祠者，送粟主而合祀焉。祠之寢室三楹，南向纵二丈七尺，横三丈五尺，柱用石，阶高四尺七寸，其级六。堂三楹，纵二丈，横同于寢室，柱用石，阶高二尺，级二。甃墉三层，纵各七丈七尺有奇，横如堂之数。垣门一楹，扁曰“节孝祠。”祠之前畚土填平，尺馀至四五尺不等。纵三丈四尺，横四丈二尺。移旧坊于对山之麓，筑墉三丈五尺而赢，与坊相属。开洞门，东向以通往来，扁曰“东



皋舒啸”。祠之落成，共糜金若干，并立祠产若干，为岁修及守祠之费。爽垲坚致，幽明欢洽，以妥神灵，以树风声，较昔之规制而宏厂十倍过之。是举洵不可缓也。十年春，重建真武庙及祠右之东山亭，亦次第修葺。既蒞事诸同事者，属文诸石，以志岁月，悌不敢辞。明府宋侯思恭、张侯吉安，俱吴郡人；赵侯宜馨，江右广昌人；广文周君森，诸暨人；张若龙圻，仙居人；马君正瀛，仁和人；少府邱君大猷，昆山人。法当备书也。至董理诸同人，例得并书于碑，以著劳绩。若输钱捐产诸君子，别有碑，各列氏名，以垂不朽云。按：此次捐有祀产田六亩，地七分五厘。



6. 黄将军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县治仪门左。按（旧志）：将军讳苾，字惠卿，江夏人。隋文帝开皇九年为兖州总管。时镇守吴英，浦阳人，以女妻之。大业间，因隋唐兵乱，随妇翁归隐浦阳，遂家焉。生二子居中、居正，俱登进士第。及浦阳升镇为县，其裔孙紫，舍故址于官，今县治是也。邑人感慕，立庙祀之。咸丰辛酉燹燬。同治八年重建。

7. 二贤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旧志）宋理宗绍定中，邑侯李知退建。祀梅节愍公、吕成公。瑞安曹叔远记。久圯。



附：曹叔远《建二贤祠记》

孟子“尚友”之论，学者进道之大机也。生长于穷邦，沉汨于俗习，师友闻见之功邈矣。诵其诗，读其书，不必亲相与游从也，虽千载而上可也。一乡之善士，凡昔者同生于吾邑者，皆是也。一国之善士，凡昔者同居于吾州者，皆是也。节愍生长于浦江，当靖康之横流，以身死难，忠概凜然，至今言之犹有生气。使学者思公之捐躯，则一身之私可忘矣。忘一身之私，而惟道是遵，则事君必忠，事亲必孝，临大节而不变，屹然立于万夫之表者，由此其基也。成公世家东莱，居婺城，天禀绝识，道备全美，遍叩渡江诸老之学而会其全，深究皇朝文献之传而通其变。高明充广，而择义至精，使学者穷其渊懿之传，则不堕于文义，不局于专门。阐明经旨，上接洙泗、河汾之流绪，亦由此其基也。侯于“尚友”之指，盖已深得于中，而又举斯义，使一县之士皆知所向方则垂裕于浦江者，吾道之深未艾也。

8. 五贤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旧志）在儒学西。元顺帝至正十二年，达鲁花赤廉阿年八哈建。祀陈太赜、梅溶、梅执礼、王万、柳贯。邑人戴良有《五贤赞并序》。久废。

附：戴良《浦阳五贤赞并序》

天地之间有至巨而无配者，道也。人能心会而身履之，口诵而书存之，则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渊乎其深。非江海而润，

非雨露而泽，非日月霜雪而光华严厉。其所著见于后世者，固将敝穹壤、亘古今而不穷，贯金石、蹈水火而不灭矣。余尝考之于经，稽之于史，求其如斯人者，恒旷数十世而一见，越数百里而一得，浦江有县历年至浅，而受地至狭，非有数十世之久，数百里之远，而乃得其五人焉？何其盛哉！五人者，曰孝子陈公，助教、节愍二梅公，忠惠王公，待制柳公也。孝子不知何时人，能服勤孝道，当二亲之亡，哀哭弗辍，以衰麻终其身。每即墓奠肴果，乌鸟为之不啄。助教当宋宣和初，摄处之松阳丞。已而盗发青溪，东南诸郡县咸望风横溃。公独婴城自守，以死殉国。节愍于靖康之际为户部尚书，当金人入寇劫质天子，竟乃不胜忠愤，率众数十万，谋夜捣其营迎归二帝，事泄而死。忠惠克明正学，历疏诸经。及登嘉定甲科，遂以及人为务。立朝居郡，绰有可称，劲节高风，至今熟在人口。待制问道于文安金公，上溯朱子之学，亦既身逢盛世，以文华国，四方学者称之，至与虞、揭、黄三先生齐名。呜呼！五公之卓卓如此，岂非所谓有道之士哉。岂非所谓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渊乎其深者哉？使其大施诸用，以殫夫润泽光华，严厉之功，其所著见可胜既哉。虽其不克大用，亦岂敝穹壤、亘古今而有穷，贯金石、蹈水火而有灭者哉。如良者，固不足以灼见五公之所蕴。然观陈公之事亲，则未尝不称其孝；观二梅公之事君，则未尝不叹其忠；观王、柳二公之为人，则未尝不慕其学。以称其孝、嘆其忠、慕其学之心，可无一言拟诸形容哉。借令旷数十世之久，越数百里之远，犹将低徊企想，以称述其万一。而况近在二百年之内，百里之间哉？昔梁肃李华





之于“四皓”也，时之相后如其久，地之相去如其远。及作为赞辞，以致歆羨之意，识者尚或称之。良虽不敏，既获亲出五公之乡，接其风声气泽，而颂声不作，人其谓何用？敢勉竭驽力，各为赞一章，以朗前人光韵之美，以伸后学向慕之私。然以孝为百行之先，故用陈公为赞首，自余四公则从其世次而列见焉。

〔陈太竭赞〕倬彼孝思，天经地义。我公履之，式昭厥懿。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公于斯时，病殷痛巨。乃号穹旻，口无停声。月益岁增，有悴其形。衰斩三年，古训是程。曾不为就，终身莹莹。人亦有言，孝行之至。可通神明，可感异类。粤惟我公，天相乃志。肴果每陈，乌鸟颺去。昔秦颜生，同出其乡。亦以孝感，乌吻为伤。公虽后起，其德则似。令闻令望，曷其有已。千秋万祀，永称孝子，配彼颜氏。

〔梅溶赞〕咨尔梅公，温温而恭。恂恂而忠，有大雅遗风。遭世中厄，遁彼寇锋。牧逋令遁，以公折冲。公谋既决，遂往式遏。乃以柔和，化为猛烈。亦既载旆，亦既建节。如火之热，如冰之裂。力有不支，遁驱义师。怒目张胆，以死自期。曰：身可杀，义不可亏。帝曰：“尔溶，古之烈士。”肆命之祿，并祿其子。以愧蚩蚩，而惜一死。人谁不死，死贵合义。惟我梅公，以死拄世。前圣有云，杀身成仁。夫岂彼人，而尽不闻。

〔梅执礼赞〕于彼出日，其光焯焯。妖气一袭，天地为昏。有魑狞然，势豁九门。飞廉不将，天步斯屯。宋有社稷，继五季而国，不知不识，咸顺帝则彼豕忽突大邦为敌。血战未息，二帝奄北。矫矫梅公，从此奋激。指心誓天，愿出机先。手除群秽，

捧轂南轅。既秉我鉞，既脂我轄。致天之罰，則莫我敢遏。如彼颶風，其勢發發。將掃氛昏，陽光有赫。事泄群庸，力出強凶，生義死忠，嗚呼梅公。

〔王萬贊〕莘莘王公，碩學粹行。以道律身，以德施政。輪對之明，見之于立朝宣化之美，見之于為郡帝嘉乃烈俾居言責獻可替否。巍巍額額，諸史之罪。上通于天，奏章一抗，正氣凜然。不忍澆季，老奸擅世，遂舍而去，流水莫系。帝謂王公有遺直之風。錫之土田，以旌其忠。至今言者，猶為震恭。在宋嘉定士俗靡振，公獨屹然，進退以正。其進也，如振鷺之在庭；其退也，如飛鴻之入冥。軼類超群，舉世未聞。

〔柳貫贊〕朱學之傳，至于文安。四叶綿綿，公得其師。猶水有源，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扶揚于帝廷，帝嘉其能，俾居縉紳與鴻碩為倫。莫之與京，于樂辟雍，曰公是宗。髦士三千，于于而從。頌台有禮，公訂古始，佐明文治。成我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闕教弛。武子之澤，一墜于地。公往化之，有若時雨。歸卧窮山，垂十五年。流水去往，浮雲往還。鋒車荐至，乃掌帝制。惟公出處，關時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倏爾岐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曷窺，蜀山巍巍。

附：邑人鄭濤《書五賢贊》

右《五賢贊》一通，鄉先生待制柳公高弟子戴君良之所述也。初，縣學有祠，祠節愍梅公、忠惠王公，及凡宣勞于學者，皆雜位置其中。達魯花赤廉侯阿年八哈、尹蕭侯文質，以其混淆也，屬教諭祝君應昇圖所以易之。應昇乃于廟西南偏，別辟一祠，以



奉二公，而益以孝友陈公、文学梅公、待制柳公，通号曰“五贤祠”。内立三龕，龕置神主，俾善书者作隶右题之。且惧后生小子不知五贤之详，复奉币请戴君为之赞，刻石祠中。嗟乎！长民者不复知有教化久矣。徒事簿书期会之末，以取能名，孰肯表扬儒先，以树之风声哉。《书》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劝。”若今贤令长之，为非善其职，而欲使民知劝者乎？赞文雄浑高古，叙事详明，使五贤之行事粲然如青天白日，来读之者，孰不鼓舞而奋励！则夫戴君之功，又岂在贤令长之后乎。是皆可书也，因为执笔而识之于左方云。

9. 宋学士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有二。一在学宫东。（旧志）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知县韩叔阳建，学使薛应旂、金华姜良翰均有记。

国朝乾隆二十八年，宋氏重修，知县何子祥记。

岁春秋二仲上丁日，邑令率僚属致祭。咸丰辛酉焚毁。

光绪□年，知县尹丽枢、训导李廷铨捐百金为倡，重建正寝三间、门廊三间。尹有记勒石。

附：薛应旂《宋先生祠堂碑记》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报之义，而亦莫不有立教之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则诬有其人焉而不祀。则怠有其人举其祀，而没其实焉则混混，则虽若差胜，于怠且诬者而要其极致，则亦非所以严祀典而明学术也。义何所取，教何以立，不惟先哲之精



微，莫为之阐发，而后学之趋向皆将贸贸焉。莫知所从事矣，亦何贵于祀哉。潜溪宋先生，生居于浙之浦江，卒葬于蜀之成都。成都则既有祠祀矣，浦江顾独阙焉百五十余年，莫有为之举者。乃高淳韩叔阳氏，以进士出知是邑之二年，为嘉靖庚戌，遂慨然请于金华守陈君元珂达之监司，明年辛亥，余以视学至，谓斯举不当缓。于是韩尹辨方相址，聚材鸠工，建堂庑门宇三十七楹。经始于秋八月，落成于冬十二月，奉先生主妥安如礼，仍树碑以纪成事，率诸生以文告余。惟浦江金华属邑也，金华之学自东莱吕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许四贤相继而出，说者谓为朱学世适，今其立言著论昭然具在，固非后人之所敢拟议者。然要皆圣门之羽翼也。先生继起是邦，遭逢圣主，文章事业掀揭宇宙，士人藉藉，咸称名臣，已极夸诩。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跻圣真直达本体，则反为文章事业所掩，而不得预于理学之列。此余一追考先生之生平，未尝不喟然而叹也，曰：“嗟乎，世有真儒若先生者哉！”观其斥祠章为淫言，诋葩藻为宿秽，期于划削刊落，以径趋乎道德居常。或终日静坐，或支颐看云，或挂冠行松间，或击磬而浩歌，悠悠然如尘外人。及读其杂著，与凡六经之论、七儒之解、观心之记，则实有不能自己于言者，是岂徒欲以文章事业名世者哉。奈何学术难明，见闻易炫，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拟先生者，仅仅若此也。不知皋夔稷契尹傅周召得其时，则为名臣颜闵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时，则为大贤，固不当以彼此论也。况究观先生之学，在宋有若陆子静，在元则有若吴幼清，盖皆圣学正传，后先一辙，其与前四贤之繁简纡直，世必有能辨之者。



而俎豆独后，品侷未当，岂所以表先正而示后学哉。苟但知先生之显，而不知其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其体，则是见光华者忘日月，睹溟渤者失源泉，而精一无二之旨，无怪乎其未究也。此固于先生无所重轻，而祀典之寢混，学术之不明，余窃忧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书之石，庶乎二三子之从吾游者，可因是而绎思也。敢曰是足以慰先生之灵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处、存歿，有国史在；祠址、堂宇、祭田、丘亩、文集、板刻，韩尹雅知；治本经画，具悉有附录在。不书。嘉靖三十一年春正月。

附录宋祠祭产原委：明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浦江县冷珂申详为比例，特建祭祠，以崇先德，以励后学事，内云：查本县有已废明德寺，其木料可以建祠。又勘儒学之左，有田一坵，计三亩四分，可为祠基，系市民黄纲之业，愿卖为基。又查圣昌寺还俗行童于道朋，遗有民田十八亩四分七厘、地三亩四分，业经勘断入官。今将寺田倍拨六亩八分与黄纲，抵换前田以为祠址。就将明德寺屋料拆卸，修造正宇三间、厅屋三间、门房三间。周围修筑墙垣，加添工料之费，将明德寺入官基地、山、田变价补凑。二寺共余田十六亩六分七厘、地三亩四分，徵米收贮在学，除常赋外，以为春秋二祭之费。落成之日，设立先生神主，春秋祭祀。编门子一名看守云云。奉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王批，依议施行。嘉靖三十年十月，浦江县韩叔阳申报义门郑旌三，系宋先生门婿，拨田四亩七分为祭产。但隔远管业不便，因交郑廷辅、廷照承买易置，近祠楼仲熹等民田一坵，计五亩云云，即今学前楼席草田是也。奉提督学校薛批，依拟行。



附：何子祥《重兴学东宋祠记》

潜溪宋先生道德文章，蔚为一代真儒。前人言之已详，弗敢赘。祠之专祀于浦者，则以先生尝从渊颖先生授业东明山中，嗣主教席二十余年，以圣贤相摩切，受陶铸养毓成名，登膺仕而去者，无论而仰其粹容古貌，聆其卓论伟言，转相传述，亦无不奋自勉，厉以求得。当于先生又尝与贞和先生据论古今，准酌时宜，定为《家规》，俾其子孙世守。师友姻亚，舂容大雅，肫肫乎恩义兼尽，旁施四方也。以故浦人思先生不能忘，而先生虽官侍从，见之诗歌，亦思恋浦阳不置。祠二：一在青萝山。祠左右二古松皆合抱，风来谡谡，与旁涧水相和鸣。中塑先生像，义门子孙以时祭祀。一在学宫之左，石柱犹新，而墙壁颇讶零落。桐峰告予，以予同乡郑砥亭守郡时，曾托其捐葺，而以宋庠董其事。已而砥亭升直隶臬台，渠亦官国子助教，事遂中止。盖乾隆十一年事矣。桐峰既与予谋拓文昌书院。方拟并修，国学生宋顺、宋瑞念属宋支，愿一姓独肩其任，以竟前功。易朽换固，添薄就厚，共献百余金。由正寝以迄门廊，气象顿觉焕然，与青萝恍惚相似。顾有祠则必有祭，有产有簿正仪注绅士无悉者。堂有碑，碑字半明灭，难卒读。适从义门得《宋集》附录一本，乃知有明嘉靖年间，邑令韩公叔阳始为建祠碑，系学使者薛方山所撰。其中祠基所由，换工料所由，出田产租息所由来，与夫祭品胙肉，无不纤悉具备。予与桐峰大喜。谓此固义门子孙遵守祖训，片纸只字奉若著蔡。以有今日，亦神灵默护，留此一卷书，俾我通邑后学，据旧典而修祀事，以伸崇报之诚也。予因之有感矣。先生躬逢圣主，蒙眷



注，精白乃心，朝夕以二典、三谟之奥资，启沃天下，阴受其赐，而不知先生老境所报若左。然当日盟山誓河，诸勋贵卒归同尽，或并其姓名不可知。而先生读书谈道之所，风月光霁，不随春秋委谢；庙宇叠兴，遗容伊雅，不但桑梓增重，过者无不奉瓣香谨拜谒，瞻依景仰。延企于山高水长之外，以不获预门墙、蒙训诲为恨。信乎道德文章，与一时之功名富贵，相去诚有间哉，诚有间哉！耐久交世不多，见义门子孙奕叶祀先生罔替，彼穷达易态，甚或细故互相诋卖，曾市佞之不若，又何以说焉。宋国学生因同谱而始终修葺不懈，夫亦可嘉欤。爰就附录中摘要付梓，定为不易之章程，以垂永久云。按：宋氏置有祠产。

附：尹丽枢《重建宋学士祠记》

浦江在前明开国之初，为东南望邑。然考其世，实由宋文宪公景濂先生自潜溪徙居此邦，义门郑氏延主讲席于东明山下。于是，刘青田、方正学诸大儒，或邮筒往还，或负笈从游，相与砥砺儒修，讲明实学。故其时仙华、宝掌之间，天下仰之，几如浙东邹鲁。余少读《明史》，即钦先生为一代文臣之冠。及读《潜溪集》，益慨然慕其生平。辛巳秋摄篆斯土，甫下车，流连月泉、萝山诸胜，则先生如在，呼之欲出矣。方将瓣香瞻拜，倾夙昔愿慕之私，而祠宇丘墟，瓦砾荆榛。询诸父老，皆谓毁于粤匪之变。为惨然者久之。忝宰斯邑，坐令前贤之俎豆、馨香渐就泯没，咎将谁归焉？学博王君斐园、李君子衡，雅有同志，爰谋捐俸以为之倡。夫独力则难成，众擎则易举，凡事皆然。先生流风余韵，沾溉于此邦人士，将六百年。于斯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二三僚友



既有以启其端，搢绅先生必将有以竟其绪，所望集腋成裘，共襄美举，岂惟妥先生之灵，其诵先生之书，慕先生之风者，实嘉赖之，抑余犹有感焉。昔吾庐陵文忠烈，儿时入学宫，见所祀欧阳文忠、胡忠简二乡贤栗主，奋然曰：“没不能俎豆其间，非夫也！”后卒如其言，先生文章节义与欧阳文忠、胡忠简相颉颃。是举幸成，庙貌重新，当必有如文忠烈其人者。徘徊堂庑，感激奋兴，继先生而起，于以复畴曩之盛，壮山川之色。愿与诸君子拭目俟之矣。光绪十一年□月。

又：宋学士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一在青萝山故址。（旧志）义门郑玺建。郑氏世奉之。咸丰六年，郑氏后裔改建于东明书院之西园。明余姚王琬有《过青萝宋文宪公祠》诗，金华曹开泰有《谒祠》诗，邑人周璠有《谒宋文宪公祠》诗，朱兴悌有《郑祖滂招饮乐清轩偕同人游青萝山谒祠》诗，陈果有《谒宋文宪公祠》诗。

附：义乌王耀《宋学士祠改建记》

公自金华潜溪徙居浦江青萝山，讲学东明书院。郑氏祖多从之游，得其绪论，经济文章蔚为郡邑望云。没后，门楣颓落，故址仅存，郑氏上犹公创建寝庙，以妥侑之。至廷栋公，复以玄麓公南溪书院改造前厅。顾其地僻处山麓，虽历经修葺，逾时旋圯。族人修祀祠下，惕然心伤。乃议迁于书院西园，撤旧更新。凡正寝三间，前厅三间，承以石柱，缭以垣墙，宏敞坚贞，信足为久远计，而又虑肇基之处历久就湮，仍于山麓立坛，镌碑永存。青萝



故址旁，筑庄屋四间，俾人居守贾夫人暨中书舍人仲珩公墓，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夫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此仁人孝子之用心，报本反始，礼在则然。若师友之谊，久则相忘，风俗之偷，其何以振兴文教？今义门眷念前型，累叶不倦，固公之道德，足以俎豆千秋，而读其书、奉其祀，饮水思源，义门更有足多者。

10. 寓贤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儒学内。康熙三十三年，教谕叶祈建。祀明方孝孺先生，配以邑人明建文从亡臣私谥忠智郑洽、明殉节文学私谥忠烈朱君正。久圯。



11. 张金宪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县南十里。旧为张氏佛堂。乾隆三十年，知县何子祥改为祠，奉张孟兼神位。并即其祠为张氏家塾。

附：《张氏宋溪家塾始末》

白石书院近福招庄，其庄之上下，向建佛堂二所。堂各有产，延僧课诵，以祈福祐。上佛堂僧前因犯邪教，已废。乾隆二十九年，张氏重修白石山房，县令何子祥谕拆其堂以助修建，拨其田为师生束修膏火之资。其下佛堂，去庄约半里，田土平行，树木幽荫，风景远胜上佛堂。嗣因住僧窝盗事发，其香火亦废。生员张启潇、文元、监生用圣等请于官，移佛供他处，奉伊祖太常公

神位于其中，改其屋为张氏家塾。以其田为束修之资，延师以教幼学，与白石山房分为大小书院。邑令何子祥嘉而许之，立有判语存案。

12. 十三贤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学宫外西侧。乾隆四十一年，知县薛鼎铭新建。祀前五贤唐孝子陈公太赜、宋助教梅公溶、节愍梅公执礼、忠惠王公万、元待制柳公贯。增祀宋处士郑公绮、处士倪公朴、文学方公凤，元长芑书院山长吴公莱、江南提学戴公良，明文宪宋公濂、山东按察副使张公孟兼、云南副使张公元谕。于每年春秋丁日致祭。薛侯自为记，并八贤赞。

道光十八年重修。并置祠产，以供祭祀岁修之费。改定每年十月十九日荐祭一次。邑侯黄崑撰有碑记。又增祀明义士朱公君正、国朝忠愍吴公尚铨、上书房翰林戴公殿泗。咸丰五年续置祠产□亩。有碑记。

附：薛鼎铭《建十三贤祠记》

盖闻师道立则善人多。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孔子而后，圣不可见，得贤者师之足矣。不能尽天下之贤者而师之，得一乡之贤者师之足矣。又不能得当我世之贤者而师之，得五世、十世、百世以上之乡之贤者而师之，亦足矣。近圣人之居，古人以为幸，其于贤士何独不然？夫自有太极，即有阴阳。有阴阳，即有淑慝。淑慝之分，虽天地不能免。和风甘雨，淑之类也；



旱暵淫潦，愿之类也。其在于人，秉五行为五性，五行杂糅而善恶见。善非恶不足以形其善，恶非善不足以易其恶。是故有贤人君子者出，苟有民哀好德之心，必且尊之，奉之，生事之，没享之。而且祠庙以居之，肖像以图之，凡以仰山之高，跋河之广，而使自愧其为培塿与沼沚者，亦将畚土增高导流，益广日进而不能已。故贤哲者，时人之师，师严而后道尊，道尊而后民知，敬学尊严之礼，不可不讲也。且夫木同林而良楛别焉，石同山而顽秀殊焉，人同乡而淳浇异焉。此天之所无可如何者也。然而人心至灵，与物之蠢然者，殊灵则变，变则化。故天常于一乡一邑，以其间气所发，挺生豪杰于亿千万人之间，而俾之相形生愧，相近生慕，油油然闻其风而兴起，与薰其德。而善良者，无以异此乡先生之没，而师范乎人者也。师之则必事之，事之则必享之。作庙翼翼，谁曰不宜？先是，浦立五贤祠。元至正十二年，达鲁花赤廉阿年八哈建，以祠孝子陈公，助教、节愍二梅公，及忠惠王公、待制柳公。今毁，不复存矣。余方从事重修邑志，综览前修，或补或续，又得八人，各系以赞，总之凡十有三人。劝其子孙族姓，建合祠于文庙之西南偏。众皆踊跃，并各捐贖置产，为祭祀岁修永久计。工竣，题其祠额曰“十三贤祠”。夫余之所以乐有此举者，非于邑之中示观美也，又非徒为望家令族美其前人，以夸耀之也。贤之者，师之云尔。继自今邑，有谔于室、阅于墙者，盖师陈、郑之孝友；有见义不为、临难苟免者，盖师二梅之忠节；有为逃世绝俗洁身以乱大伦者，当师倪石陵、方景山、戴叔能之流离琐尾、一饭不忘；其有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苟合取容者，当



师王忠惠、张伯启之立朝谿谔、为郡廉平：他若雕饰词章，言不顾行，则如柳道传、吴立夫、宋潜溪之沉潜理学，师之非徒以其文也；又若惑溺异端、败常乱俗，则如张孟兼之攘斥缙流，师之足以正其学也。嗟乎，此十余君子，立德、立言、立功，类皆不世出之人，为通都大邑、跨州连郡之所不可兼得，而一萃于蕞尔邦，何其盛欤！以鼎铭之诵其诗、读其书，低徊向慕之已久。一旦亲履其地，率都人士而拜于堂宇之间，又何其幸也！《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师吾师，其在于兹，岂独为邑人诏勉哉！顾如余之谫材薄德，忝为民宰，譬犹田舍老翁，腹无一物，不能自课其子若弟。于是具书币以延宿学之士，日坐皋比而训之，扬扬然号于人曰：“吾家得名师某，无虑子弟之不才矣。”然则，师道立而善人多。自今不大有望于浦之人士乎哉！



附：清薛鼎铭《八贤赞并序》

元时，浦邑建五贤祠。五贤者，陈公太赜、梅公溶、梅公执礼、王公万、柳公贯也。邑人戴良为之序，而系以赞。危素书之。后祠圯，而碑之存在学宫者无恙也。余兹综览，曩修五人而外，又得八人，既建立十三贤祠。窃为作记，以志其事，而复循遗制，八贤亦各为赞一章。续貂之愧，所不能免，要以伸景仰之私云尔。

〔郑绮赞〕循被南陔，厥草芊芊。百行之宝，孝为德先。肇启义门，我公最贤。缙萦女子，上书代死。谓我男儿，胡不相似。恭武呼天，维荀实筮。公号而泣，爰有寒泉。啮指训垂，家无析赏。延及十世，千夫共炊。嗟彼世人，慈子薄亲，骨肉相讼，何有比邻？式以古道，麟溪之滨。



〔倪朴赞〕有宋末造，儒林攢列。永康事功，推倒豪杰。石陵布衣，负才顽颡。我生不辰，河洛扬尘。举朝泄泄，一士怒瞋。研钻韬略，期我志伸。置书怀袖，莫叩闾宸。惜哉义士，终为逸民。自古人才，聿关气运。王业式微，忠良莫奋。伊谁之尤，被苍难问。洋洋大文，贾生遗韵。

〔方凤赞〕自古诗翁，少达多穷。况丁百六，郁郁丹衷。公负奇材，挟策不通。黍离以后，哭望苍穹。秦淮之湄，瀛海之滨。行吟披发，旧国残身。白头老友，击缶悲辛。呜呼我公，去今已久。我读其文，剑冲南斗。我诵其诗，风凄塞柳。拭目瞻望，仙华之阜。后学津梁，编垂不朽。

〔吴莱赞〕江河行地，日星丽天。人文彪炳，道以载焉。惟公学行，源出道传。奇姿勇力，莫与争先。三代以后，文有二患。徇今而靡，好古而贗。其言无物，同为泡幻。松山之中，杰哉我公。约经为文，光薄苍穹。才不用世，大振儒风。中年易箒，吾道之穷。是程是训，昭若发矇。

〔宋濂赞〕有明开疆，礼乐未彰。儒臣翊赞，发其耿光。高文典册，照耀八荒。青宫作傅，誉望孔扬。启心沃心，底世平康。予其明农，青萝之阳。末路颠蹶，匪垢何伤？我公睿思，孔孟为师。发为文章，媲皇坟词。不朽有三，推公兼之。九原可作，执鞭奚辞。

〔戴良赞〕方圆白黑，朗镜察形。出处进退，达士揆情。元季失鹿，群雄构兵。晦迹观时，独抱丹诚。风起云扬，鸿鹄高翔。择人共事，去就无常。黍离麦秀，歌咏自伤。轩冕敝屣，卒罹于殃。

我公之时，潜溪并推。同波异澜，齐足分驰。君子有心，史臣阐之。九灵之上，向日之葵。

〔张孟兼赞〕白石凿凿，南山峭崿。其下有人，蹇蹇谔谔。邓林长松，鸡群独鹤。古训淳切，太刚则折。尚气物忤，泾渭孰别，兰摧玉焚，哀此邦杰。公为文章，喷露吹霜。有明初造，刘宋颀颀。公行卓卓，耿介拔俗。攘斥异端，继韩芳躅。其居载瞻，苍龙垂髯。其人如在，白雪盈缣。何不自保，济之以谦。

〔张元谕赞〕人秉正气，塞乎天地。不怵于威，不诱于利。为大丈夫，当抱斯器。浦有名贤，朱吕之传。达不易塞，胸中浩然。分宜窃柄，严气正性。敬奉太阿，归我明圣。忠尽之思，施于有政。五郡作庙，哙哙其正。卓哉我公，爵秩匪崇。清操直节，古素丝风。凡百君子，瞻仰华嵩。



13. 敕旌郑氏九世同居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家庙例不载。（旧志）云：有关风化，故志之。

附：明邑人郑泳《郑氏义门祠堂记》

乃者，朝廷下蠲复之命，伯祖贞和君立石于门，太常博士柳贯记之。伯父青旌君建祠堂五楹间，奉先世神主，未有记之者迨今二十年。八世孙泳谨记曰：古者，士有圭田则有庙有祭。后世贵有位者，亦或有庙有祭，而无常法。至宋子朱子著《家礼》，始有祠堂之制，无贵贱，皆祭四世。盖服穷于四世，世满则祧，此足



为后世之常法矣。又尝观之古者，天子七庙，太祖居中，左三昭，右三穆。庙皆南向，主皆东向，各自为尊而不相见。至袷祭时，聚于太祖之庙。左昭，居北南向，取昭明之义；右穆，居南北向，取穆穆深远之义。后世或不依昭穆之制，庙或十六楹间，十五楹间，十三楹间，皆南向。东西二间为夹室，以中为上。或二间为一室，而主则东向，以存古制。或一间为一室，亦以中为上，而主皆南向。此以事亡如事存之义。天子庙制世代不同，若此士大夫家庙，未尝有定制。虽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尊祖之心无贵贱则一，先儒亦不敢僭。近世司马氏《书仪》，祭三世，南向，中为上。朱子定为四世，高曾祖考亦南向，却自西以次而东，似为未稳。若曰西为尊位，此东向者之所尊。若南向，固当以中为上。但依《书仪》，置高祖位于曾祖之右，则允当矣。惜乎一时之见已定，而使后人之疑也。吾家累世同居，宗支既多，位次难依《家礼》自西而东，以四世为序，又难排。曰分宗而祭，但同堂南向，以中为上，男女分左右祭，则于祝文上各见所继之宗。满四世者，依文公例祧。如此，则宗法既明，而位序亦无不稳。以吾向居，则同堂而祭，乃事亡如事存之意，礼有所据也。夫礼以义起，因时制宜，贵在乎当。理事有难处，处之至于平易，则礼不烦而敬不怠，庶可行之久远也。又况有所据依哉。此吾义门合族之礼，无事泳之臆说，以求合乎理之当而已，非敢以为后世之常法也。

14. 忠义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始名彰义祠。在县东南后街。同治二年，署令莫岩建。有碑记。以祠咸同间阵亡殉难绅民妇女。立为三龛。绅士中龛，民人东龛，妇女西龛。每岁春秋以二月十八、九月十八日请官致祭。六年，邑令李居易捐置祠产。田四十一亩二分五厘、地九亩二分五厘。以供时祭岁修之费。

15. 黄侯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旧志）黄汝楫，会稽人。按《诸暨新志》：系诸暨人。宋高宗绍兴中官浦江，值睦寇，以费饵之，四境得以安堵。或言其纵寇者，遂解印绶归。民怀其德而祠祀之。今久废。后裔即家于浦，住十五都桃溪。

16. 李石二侯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旧志）在儒学西。宋理宗绍定中，邑侯李知退、石孝垓相继为县，士民德之，为立祠。今圯。

17. 王侯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薛志）宋理宗景定中，王霖龙治邑多善政，民感其德，为立祠。今废。





18. 王吴赵三侯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薛志）在月泉书院内，祀宋王霖龙、明吴应台、国朝赵懿源三邑侯，于春秋丁祭日，祭朱、吕二公，并祭三侯。（薛志）按：月泉建置肇于王侯，后学址荒芜。明嘉靖五年，毛侯凤韶重建，尽复宋咸淳之旧。今祀王、吴、赵三侯，而毛侯不与，似为遗漏。咸丰辛酉书院燹毁，祠亦废。

19. 韩侯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旧志）明世宗嘉靖中，知县韩叔阳有德政，民建祠祀之。久圯。今学宫西路即其旧址。

20. 须侯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宋学士祠左。（旧志）明神宗万历中，知县须之彦多政绩，以丁艰去任，士民思之，为建祠。张惟枢有记。国朝乾隆□年，邑侯何子祥将祠基改建书院，移祀五侯祠。

附：张惟枢《须侯遗爱祠记》

浦于婺中，昔称淳邑。其后，因循为政，弛而弗张，渐开飞诡逋负之窳，而邑不治。彼以操切代庖，一切张而弗驰。虎冠者断断，横目者凛凛，上之追呼也如捕亡，下之怵而就也如赴阱，而邑愈不治。当路人心方倒悬，甚谁可治浦者。守巡张公首以须公君

美对。夫其言也，泱泱大风；其步趋也，爽爽乎霞。举理棼丝，非胆智兼焉，不可急之弗失国士哉。时君美拜淳安符。当路具疏，即家调浦阳，得报允未操刀而移割，盖异数也。君始至，盱衡静酌。已而，霍然心开，曰：“吾今知所以治浦。夫浦岂其有裔民以上之失道张弛之非，宜筋脉不剂而毛肤是问，董泽之蒲可胜既哉”。于是，请当路乞便宜见效，不效任罚毋上。掣大书国门，欺隐许自首，不用命者常刑罔赦毋下，冒政有体矣。时平民幸及宽政，市井豪惧重冒之，罹显刑也。各以情输，乃为之稽亩分，定册额，惩欺谩，立限单，使田与赋相核，公兴私相知：政有经矣。君曰：“是其赋既衷，若滥蠹与无艺等也乃损。供亿自身始损厨传。自行部始，筐篚不及市，居间之牖不及门，书吏洗手奉三尺也。凜若负霜于盛夏，政有本矣。君复曰：“是其视听不惑也。庶可施吾教，乃缮居息以资鼓篋，程省试以策后乘，建亭塔、修仙华山以振文风：政有章矣。”夫侨大夫之惠也。初犹见诅卓，褒德称礼让教密矣。犹必积数年而后，邻邑之嗤者始化为颂。计君剖竹之程，并哀莪之日，竟两秋余耳。而展布之以体，而约束之以经。本实以澄之，章采以泽之，此百年泽也。何遽能图之岁月？今一走浦四风，而乡荐绅称其文，青衿子称其鉴，裹衣从事者称其肃，征者、输者称其平，对簿者、受成者称其明练，若中丞台、御史台称其卓异。此侨大夫卓褒德所，不能岁月踏致也。万历戊申孟春日记。



21. 庄侯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宋学士祠左。（旧志）明神宗万历中，知县庄起元有惠政，调繁兰溪。民思之，为建祠。国朝乾隆□年，邑侯何子祥将祠基改建书院，移祀五侯祠。

22. 黎侯祠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文昌书院内。明神宗万历中，知县黎宏道创建书院，以振兴文教。邑人祀之。后合祀五侯祠。

23. 乡贤朱可宾祠

见《民国浦江县志稿》卷四

《民国浦江县志稿》：县北十五里，在壶源杭口坪，朱学潭建。旧志义行传：可宾，政内乡人，号灵岩。民国十四年，朱绍思呈请上祖朱可宾奉批崇祀乡贤祠。捐派下田五亩九分八厘三毫，又塘五厘助入祠内，为春秋祭费。



(六) 道院

1. 惠日院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一里，旧名观音院。宋理宗端平时建。久废。今其地建城隍庙。

2. 佑圣道院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三十五里感德乡。宋度宗咸淳间，里人傅伯虎建。以奉佑圣，度道士守奉之。

3. 天圣院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三里。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建。（薛志）今废。莫详其处。

4. 真常道院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一里，元成宗大德九年建。明太祖洪武初，以其地与惠日院并建城隍庙。





5. 成真道院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南五里。元顺帝至元间，里人楼师远等诵经于此，名曰“成真”。又筑三清阁及门庀，度道士方守坚居之。后毁。明太祖洪武初，道士方巨渊复新之。（薛志）
国朝乾隆四十年重葺。

6. 仙华道院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北一里。元顺帝至正十六年，邑人方大亮建，度广福观道士夏文珏奉持。今废。

7. 东山道院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门外。元邑人黄邦俊建。以奉佑圣，度道士于建山守奉。明太祖洪武九年，道士葛处善重修。

8. 贞一道院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邑人戴性中建。中奉玄武神。建于何时何地，未详。今无考。

附：宋濂《贞一道院记》

贞一道院者，浦江戴君性中所建，以奉玄武神者也。初，性

中尝习法令于江浙行中书。有事如金陵，舟渡大江。至中流，忽黑风吹舟，荡摇欲覆。幸不覆，而水入者二尺。会天大寒，冰生衣上，淅淅有声。如此者三日夜，风既不止，又不能火。食唯取醇酎饮之，俟死而已。性中计无所出，乃北向稽首，号诸神曰：“神当有以哀我，即使我无死，誓作宫以报神休。”时夜正黑，有天光自檣端下烛，晔然如灯，仿佛见黑衣神披发按剑，以足蹴舟，迅行如飞。迨明，已薄江岸。噫，亦异矣。儒者之正论，恒以为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传记之所谓龟也，或曰龟与蛇也。古之人出师，必象天文而作陈法，故画龟蛇于旄，而与交龙之旂，熊虎之旗，鸟隼之旗，并掌于句常议礼之家。独谓龟蛇为玄武者，玄则以其色之黑，武则以其有甲，能御武也。玄武之见于用者盖如此。宋有天下尊崇圣祖，以其嫌名玄朗，故改玄为“真”。初非有所谓神也。道家者流，欲奇其事，谓神有名字、里居，一何悖耶！性中之所见，其有无未可必也。濂则以为不然。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悲之谓也。心则神之所舍，无大不包，无小不涵。虽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临，鬼神之幽远，举有不能外者。故其精诚所召，挥戈指天，白日退舍，拔刀斫山，飞泉涌地，亦感应之常理耳，何足异乎？此既不足异，何独于性中之所见而疑之乎？世之好奇者，既听于茫昧不可致诘之神；而激之者反之于正，又一切绝之于无有。呜呼，不亦两失也哉！道院之额，教主嗣天师之所署。始事于某年某月日，讫功于某年某月日，费钱若干缗，为屋凡几楹间。抔土象玄武神于中，黑衣翩翩，披发按剑而坐。盖志所见也。





9. 慈相教院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

《嘉靖浦江志略》：去县南一里。宋乾德元年建。

10. 仙华道院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八

《嘉靖浦江志略》：去县北一里。元至正丙午邑人方大亮建。

11. 东岳行宫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一百步。按：在县治西南一里许。宋徽宗崇宁五年，县令钱闳建。邑人梅执礼为记。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县尹赵泰、顺帝至正十年县尹郭复亨先后重修。明太祖洪武十七年，知县宋有麟重修。金华苏伯衡记。太宗永乐十年，道士董云峰重修。国朝康熙三年，知县范养民重建正殿及东西二庙。乾隆四十一年，知县薛鼎铭重修，教谕计南棠作记。嘉庆二十五年改建。邑人朱寓记。道光六年，项务本堂楼东堂公釀金置产，以资岁修。咸丰辛酉，粤匪扰浦，厢屋多圯。同治八年，城乡增约岁修。会十年重建。邑人张元谕有《过东岳宫》诗。

附：梅执礼《东岳行宫记》

五岳分峙，配坤作镇。自昔度祇，甫当三槐，遇兹离明，仪典增缡。峻跻显号，比隆五精。眷兹发生，肇繇东方。视诸岳为冠，灼灼威福，著人耳目间。惟影响凡厥有命，独先依归，岁时献送，

俨如在上，诚则加矣礼，或未称是也。粤钱侯闕令浦江之明年，政通民成，以暇休致力神事，乃相吉土建为行宫，制作规模咸出指画，而又历洒劲翰志，诸颜群力兴趋，不督而就，实甚盛举。先是社俗岁享，取具临时，像尸靡居，往往下寄民屋，湫隘卑陋，殆非所以揭虔妥灵。今也殿寝中严，廊庑旁翼，名祇司属，左右具陈。风马云车，兹焉游豫。载安载乐，福流无穷。神人具宁，幽显均惠，于是可以观政矣。伊浦江佳山水，户口以万数，习俗多慕善。视今所遵且益谨。他日令受福民之庆，即腾达去，而斯民所以仰祐斯宫者，固传子若孙，源源而未艾也。于其成，可以忘言乎？崇宁五年九月一日记。

附：苏伯衡《东岳行宫记》

浦江县治之西南一里，东岳行宫在焉。有穹门，有层楼，有大殿。大殿之后，有圣妃之殿，有圣母之殿，左右有庑。侍神之尊贵者，各有专祠序列其间。而筑馆于左庑之侧以居奉祠之士，盖宋崇宁五年，知县事钱闕始建。重修于元至元己丑，则县尹赵侯泰。而至正庚寅，县尹郭复亨复治之。至于今三十有六年矣。榱桷朽腐，阶序折侈，而官于此者漫不加省。承事郎宋侯有麟之来知县事也，以礼进谒顾瞻，咨嗟曰：“此吾责也！”锐志图新之。而县无他赋足以庀，然其心未尝一日忘焉。洪武十七年，侯在官且二载，令孚惠洽讼简刑，清赋以时，入民用小康，乃登父老而告之曰：“在礼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诂不闻诸惟东岳有行宫于我土地，厥惟旧矣。而坐视其摧圯，无乃戾于礼欤？而况国家之命祀乎？且去年夏不雨弥月，孰不以岁祲为忧，微神吊尔有众祷



辄响应，赐之以雨，何以有今日？则神之委祉于尔，有众亦既至矣。独不思所以昭答灵贶乎？”首率县丞段怀敬、主簿蔡伯祥，捐俸资为倡，而择谨厚之士使经营焉。于是大家与凡好施者，欢趋而辐辏，量力以受事。分曹以赴功，合志而并虑。屋之以间计者六十有二，撤而新之者二十有六，因而葺理三十有六。兴役于是年正月甲子，至三月中旬而告成。内若像设，外若垣墉，焕如也。父老以为，此举虽曰因旧，而功则与创始等，不宜无以昭示将来也。乃砬石于庭，相率踵门请文。余惟古者诸侯祭封内山川则泰山，惟鲁得祭，徐、滕、邹、薛虽至近，不得而祭也。况于吴、越、荆、楚去之三四千里之馭哉。然当是时，裂地以封建诸侯，皆自治其地而主其国，故不得越境而祭，祭则以为僭。自封建变为郡县，而四海皆天子所自治。名山大川，天子使之立庙而祭，有司奉令以行祀，非僭也。矧泰山为五岳之宗，天下之望，非一方所私。而兴云雨、泽动植，功被乎四海，凡民奔走祈报，罔敢自后。而有国者，顺民情而定为守祀，此之谓礼以义起者也。孰得以越境邀福议之哉？今宋侯之致力于斯宫也，可谓克谨祀典，而异乎媚淫祠者矣。是用不让扬之声诗，俾归而刻焉。其辞曰：皇奠九有，百神攸主。大小秩祀，无礼不举。岩岩泰山，峻极于天。曾不崇朝，雨于八埏。四方来极，制自郡邑。岁时葳事，中外惟则。仙华之麓，浦江之泆，行宫之作，自彼前代。多历年所，风雨震凌，上栋下宇，凜乎将倾。岂无牲醴，神屑顾享。休养生息，民将安仰。前此在位，岂无命吏，治民事神，恬不为意。纯纯宋侯，职思其忧，能惧民望，且为神羞。乃规货食，乃召匠佣，乃命庶士，各奏尔功。



士功具来，百堵皆作，更腐易朽，亦丹亦雘。今之钜丽，昔之湫隘，自殿徂门，有隆有杀。丰栋华榱，文网雕牖，珉阶玳级，翼映左右。于铄斯宫，泰山之固，神永凭依，有悦无恶。风马云车，来留来止，遵天之祝，福我士女。其继自今，年谷屡登。疵疠弗婴，以乐太平。丽牲有碑，史勒名诗，用告来者，勿替成规。

附：计南棠《重修东岳行宫记》

五岳灵爽式昭。而东岳之祀独隆于天下者，张华氏之说，谓其神为天帝孙，主召人魂魄，知人生命之长短。故庙制凡正殿而下，翼以十王，昭布森列，令人怖骇。此其说似道家言。儒者所弗道予则谓帝出乎震万物之始，主生不主杀，况兴云出雨，不崇朝而遍天下泽润，靡既宜其祀之独隆也。县西南隅旧有东岳行宫，见于记者二：自宋崇宁五年，邑令钱闳创建以祀神，历元明，代有修葺，而永乐迄今四百余年，栋宇墙垣日渐颓圯，鲜有继起而复其旧者。国朝乾隆癸巳，薛侯鼎铭来莅兹土，入庙四顾，怅然者久之。以下车之始，有志未逮。阅明年，政稍集而曰：“治民事，神匪异人任也，荒芜至此，神何以安？”爰捐俸为倡，邑人皆踊跃以从，择谨厚者三人朱式玉、洪仲大、楼承澹督其役。筮吉兴工，渐次就理。其大殿三楹，正厅三楹，则为修旧，无变本也。仪门三间，戏台一座，则皆新造，以增华也。中庭之柱易以石，取永久也。十殿移置内庑，顺俗宜也。神像神居整饬而壮丽。始事于甲午三月十六日，至丁酉某月某日告成。糜白金凡一千六百两有奇。呜呼！厥功茂矣。夫以侯之美政具举，复能为斯民祈福，以仰副圣天子好生之德，俾得同游仁寿之域，其惠



爰可胜既哉。侯治政之四年岁旱，率士民虔祷太极宫未应，乃复有事于东岳之神。次日微雨，翼日又雨，不数日而四郊沾足，咸庆有年。神之降福庇民，昭灼不爽，于此可概见矣。抑非侯之崇祀神灵不及此。邑绅士请撰文以勒贞珉。予忝长诸生，虽不文，亦不获辞。是为记。

12. 太极宫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治东八十步。宋宁宗嘉定八年，知县尤晔建。元武宗至大二年，达鲁花赤忽都鲁沙敦武重修。泰定帝泰定四年，邑人张一宁重建，后复毁。明太祖洪武三年，知县甄从谦命道士王无为重建。王卒，其徒王洞观成之。邑人张孟兼记。

神宗万历时，道士薛文奎募建。后道士陈文聪、朱文凤募建武安王祠及祠后正气堂。怀宗崇祯九年毁，知县吴应台重建。国朝康熙十年，知县毛文埜重葺。道光二十一年，知县黄崑改建，邑人朱能作有记。与《重建关帝庙碑记》合。光绪二十一年重修。

附：张孟兼《太极宫记》

浦江县治东南不百步，有宫曰太极。宋嘉定乙亥间，知县锡山尤君晔，以邑祝厘请祷之事，远诣广福观。观在仙华山下，去县十余里许，非便，谋创此宫。前建三清殿，后敞层阁以祀星君，廊庑翼如，重门外辟。观者欣豫，莫不起敬。遂闻于朝，徙仙华旧额揭焉。仍命广福观道士徐思恭主领宫事，崇真灵以居之。



至正戊戌罹于兵燹，宫毁。道士王无为乃铢累寸积，明年建三清殿，又明年建门台。无何，仙去。其徒王洞观，图终先志，复建东西庑，既而庖库诸室皆成。凡其教之所宜有者，严奉靡不如式。飞甍伟栋，金碧交辉，视旧观盖有加矣。于是介广福观夏文珏谒余文记之。盖尝以为天不可得而名言也，以其不可得而知也。故画以示之，然后日月星辰之所以昭晰，风雨雷电之所以变化。仰而窥之，天之所以为天者，无不在于是矣。道家以清净无为为极。所谓太极焉者，岂名其所不可名，而一归之于天者乎？虽然圣人有作治具毕举，将跻亿万生民于仁寿之域，生斯世者莫不遂其生养休息之期，熙熙皞皞，宴然乐于闾阎井陌间。则太极者，何往而不在乎？以是求之，天亦无不在矣。岂非所谓归之于天者而名言之也？抑古之为仙者，不择地而处，若今之所称琳宫珍馆，则在于深山密林、穷岩绝谷之地，往往车辙马足所不通。太极宫则在于亨衢广市间，无深密穷绝之可名，不亦古仙人之遗意欤？有若王君父子，能修其学，以兴废起坠为任，述前人之所志，可不谓之知道之士乎哉。浦江之北，有曰仙华山，如旌旂铁马，风井雪壁，最号奇胜，黄帝少女实升其上。县倚山而为治。昔之建宫于是者，夫岂偶然之故哉？至若作新其旧、克继成志，庸不可无述以示将来。遂为之诗曰：仙华之山仙上升，列壁千仞虹霓腾。其阳作邑治所凭，有宫翼然引峻增。粤有至人道大宏，穷素妙理非梦瞢。氤氲磅礴判未曾，何有下浊清上澄？阴阳阖辟始有称，万理各具物以承。属之至人道乃凝，久视六合畴其能。泽流教衍征潜兴，岂与人世夸云仍。地繇森爽驱浊蒸，百灵来降鸾



鹤乘。宝函玉笈差层层，仙籍浩渺开金滕。红云翠雾萦觚棱，十洲三岛恍在登。神光遥贵犹烛灯，眷令作者良匪矜。声容巍峨俨若增，寿以贞石宜服膺。洪武六年岁次癸丑十月既望日记。

13. 广福观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东北八里，旧名仙华。宋真宗大中祥符中，道士项得一重建。张蒙有记。

英宗治平中改寿圣，后改今额。宁宗开禧时，李守约重修。元世祖至元十四年，黄得昇重建。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归入太极宫。观内有“昊天玉皇上帝之殿”八字额，系宋蔡京奉敕题。明邑人张应沛有《广福观》诗、张应泰有《广福观》诗。

附：张蒙《重修仙华观记》

稽夫道者理贯无私，德者义归不测。乃今乃古，惟道是先。且圣且凡，非德不立。钜宋真宗皇帝统乾坤，而在掌秘道德以为心，故得百姓熙熙，四夷穆穆。祥符中，敕下诸处名山洞府，所有经坏宫观，并仰载崇。如名山洞府无者，仍许诸民舍地建造，悉以天庆彰号。当时是邑有观曰“仙华”，一经兴废，几易流光，鹤焰升沉。或夜萤翻于细影，牛香忽起。有时虹吐于纤尘，啄木扬声，似恨灵踪而不返。牧童揩颌，慨嗟仙阆以难寻。暨部劄到，集乡社标出旧基，计有一十亩。当令筑塹为界，寻道士项得一抱敕兴建。已而，不幸项君羽化，则有道士贾得原受命为之，宰同坛哲朱保，于天庆六祀十一月二十五日，抽己资及他施，构法堂、



方丈七间，坐申向寅，附离带坎。指仙姑山而作主，将帝女庙以为邻。榱桷连甍，玄黄□炽，香灯即昼，钟鼓以时。鼎湖之花叶不来，石井之云容常起。实荷圣恩遐降，致得紫府重兴。虽工未全加，且事侔鸿渐，此盖观宰贾君、檀越朱氏恭遵大道，虔稟国意，祇今不倦，经营将以必期成办。蒙迨函芳命，聊叙良猷，请刊贞珉，用旌不朽。天圣七年岁次己巳十月有七日记。

14. 接云观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南五十里，前明建，初名转轮庵。后废。国朝乾隆三年重建，改今名。

15. 天后宫

见《光绪浦江县志稿》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稿》：在县南隅白佛寺之右。乾隆五十八年，闽省客民华能载等公建。同治五年暨光绪十二年间重修。

附：张燮《东西洋考》

天妃，莆之湄州屿人。五代时，闽都巡检林头之第六女。生于晋天福八年，宋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化去。后尝衣朱衣往来海上，里人虔祀之。宣和癸卯，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中流遇风，获神灵祐得无恙。还奏，特赐庙号曰“顺济”。绍兴乙卯海寇至，神驾风一扫而遁，封“昭应”。崇福乾道己丑，加封“善利”。淳熙间，加封“灵惠”。庆元、开禧、景定间，累封“助顺”“显



卫”“英烈”“协正”“集庆”等号。

附：《元史·祭祀志》

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神号“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庙曰“灵慈”。

附：何乔远《闽书》

妃生时，即能乘席渡海，人呼为龙女。昇化后，名其墩为圣墩，立祠祀之。洪武五年，又以护海运有功，封“孝顺纯正字孚济感应圣妃”。

附：《圣迹图志》

崇禎十三年封“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玄君”，加封：“慈应”。国朝康熙十九年，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晋封“昭灵头应仁慈天后”。五十九年编入祀典。雍正十九年，诏各府州县致祭。乾隆二年，加封“福佑群生”。二十二年，加封“诚感咸孚”。五十三年，加封“显神赞顺”慈惠碧霞玄君。嘉庆五年，封“垂慈笃祐天后圣母玄君”云。



(七) 坛壝

1. 社稷坛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四

宋立社坛。在县西北一里。

绍定二年修社稷坛。知县李知退修。增土为坛，坛各有壝，壝为四门。坛之四旁植以所宜之木。曰燎与瘞则别筑一坛于四坛之后。撤斋庐之旧而更新之，缭以长垣，凡五十丈有奇。辟门于西，为楹者四，肩鏊以严其出入。择民之愿恣者屋于旁而居之，以供洒扫之役。

端平三年重修社稷坛。知县郑思聪重修。辟坛基，治道途，益祠宇。易墀而砖之，峻墉而饬之。坛壝丈尺、南北方位，一绳准于元符式无爽。正子午之位而升降肃，别罇壘之所而酌洗辨，植所宜之木而神灵妥。备祭器，揭坊名，给田畀，守者以扞樵牧。

元大德十年迁社稷坛于城西。县南门外稍西。

大明洪武八年建社稷坛于西郊。在县西北一里。东四十六步，南三十九步，西四十五步，北三十八步。坛壝门墉，斋宿之庐，燎瘞之所，以至牲房、厨库、器数、仪物之属，靡不毕备。知县赵焕章建。

洪武八年建里社坛。每里一所，周以土墙而不屋。凡遇春秋二社，里中父老备物以祈报焉。岁久，存者十无二三。

又：社稷坛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三





在县望华门外一里许，谓之北坛。即明万历邑令黎宏道所建旧址。（旧志）宋立社稷坛。在县西北一里。理宗绍定三年，知县李知退修，自为记。端平三年，知县郑思聪重修。

元成宗大德十年，迁社稷于城西。县南门外稍西。明太祖洪武八年，知县赵焕章建社稷坛于西郊。在县西北一里。坛墼门墉斋宿之庐，疗瘞之所，及牲房、厨库，靡不毕备。今俱废。神宗万历四十三年，知县黎宏道重建社稷坛，并置着衣亭三间。后亭废。

国朝顺治初，令府州县建社稷坛，定每岁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雍正二年刊颁祀典，在县曰县社之神居左，县稷之神居右，祭品颁图通行。

附：李知退《修社稷坛记》

绍定改元二月戊辰，知退初至邑，既诣学拜孔圣先师，谒社稷坛于西郊。周视坛墼，颓垣坏址，荆棘蒙翳，牧儿樵子出入无禁，其于揭虔妥灵，敬恭明神，甚不称也。顾间门则对曰：“春秋将祭前期，命里正以扫除，既竣事，则置不复省。今不知其几岁矣。”知退惕然以惧，且念方将为政于此，有民人有社稷事孰大于是者，其可忽诸？谨接礼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则郡邑之有社尚矣。《周官·大宗伯》望祀有四，风师、雨师与居二焉，则风雨之祀亦古也。国朝沿唐制，繇天子之都至郡邑，其通得祭者社稷风雨。而雷师有祀，亦因唐之旧政和颁“五礼”于天下，而坛墼仪物之制莫详焉。郡邑长吏，上事亲谒社稷，检视坛墼；部使者以时巡行，不如仪者劾之。或水旱为灾，长吏先祈社稷，《嘉定新书》条章炳如也。窃

惟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神，是生百物、成五谷，民赖以有养焉。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于以顺成天地之休其功，用亦大也。有严祀典，肇自古昔载之礼，经编之令甲，其谨且重如此。长民之官困于期会簿书，窘于狱讼财赋，顾影汲汲，食不遑暇，而于其所当先者，漫不加意。水旱为灾，靡神不宗，亦未闻洁斋以祈于社稷者。比岁郡邑歉饥荐臻，得非时事虽举，而钦崇之意未至；牲牢虽备，而坛壝之制未严。反而思之，知退是用益惧。乃即壝址之仅存者，增土为坛。社稷风雨雷师之坛，四坛各有壝，壝为四门，按式为之无差焉。坛之四旁植以所宜之木。曰燎与瘞，则别筑一坛于四坛之后。撤斋庐之旧而更新之，规模端直，面势宏敞。燎以长垣，凡五十丈有奇。辟门于西，为楹者四，扃鐃以严其出入，择民之愿慤者，居于旁而居之，以供洒扫之役。其于成也，岁辛卯正月之二日，辰值己丑。初祀风师于新坛，于时天宇穆清，星河绚耀，陟降奠饗，威义有秩，左右执事之人，亦莫不肃然恭敬，罔有怠色。前乎此未之见也。今麦畦相望，菜根蕃滋，登稔即有期矣。自今以始，神其格思，俾年谷顺成，无水旱螟螣之虞，以保我黎民日益蕃庶，吏其敢不益自励，飭以答神休。越翼日庚寅，谨书本末，刊之乐石，庶几来者得以焉览。

附：赵汝腾《重修社稷坛记》

民社之寄均也。观其社，坛壝治洁，祀中仪式，其志于民几矣。观其社垣宇颓毁，祭与式戾，其弗志于民章章矣。邑政修否，至于社而端已见。荀氏曰：社祭社稷祭稷郊，则合百神于天祀之。盖社主土，稷主谷地道也。地道亲，故自天子以至守令通得祀。以





祈以报，祀之正也。其或有简堕弗崇，鹵莽以祭，肱蚩莫应，涝旱无节，民罔所凭，矧爽敞恍，于是荒幻之说入，而淫昏之祀举，岂其咎哉。浦江，婺支邑，介于穷山，祈眚奔走匪龙之祠，则仙之迹至，社稷则丛棘勿治，岁一再祭，始命芟薙，竣事复旷芜不顾，习以为常。绍定改初元，令会稽李君知退昉于地址，增土为坛，若壘为垣，为宇为门，曰是可以揭虔矣。后复芜圯。端平三年，令永嘉郑君思聪曰：必于古乎仿。乃辟坛基，治道涂，益祠宇，易墀而砖之，峻墉而饰之，社稷暨风雨、雷师坛壝丈尺、南北方位，一绳准于无符式无爽，正子午之位而升降，肃别樽罍之所而酌洗辨，植所宜之木而神灵妥备，祭器揭方，名给田畀守者，捍樵牧盖毫发无遗，非志于民者能乎？役成，属记于汝腾，遂订其所尝疑与所窃闻者书之。夫民社并言，不独季路，盖孔子亦曰：“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独至孟子，乃曰：“民贵，社稷次”，意激于时，有所轩轻邪。然观《左氏》载，季梁曰“民神之主也，奉牲盛以告。”不曰“民力普存”，则曰“民和岁丰。”盖昔者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然则民非贵，社稷非次欤？今为令者，束湿以课茧丝，曲文以锻讼狱，谓是为程督可救过，君独清约自励，宽民薄赋，信厚以劝，使物无竞，盖不求治辨名，而于抚字固切切也。其忠于民矣乎？则是役也，神其听之，视矫举以祭，而徼福于万一者，大径庭矣。其合于孟子、季梁之旨，故观社以知其忠于民者外也，观政以知其信于神者内也，内外殚尽，法所得书也。嘉熙元年正月庚申日记。

附：黎宏道《建社稷山川两坛并演武场记》

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则夫禋祀神明、练习武备，岂非

有司急务乎？盖社主土，稷主谷，祈报之典，民命关焉。而境内名山大川，比风云、雷雨诸神祇，是又作镇域中，而节宣四序之和以卫吾民者，国朝祀典綦明且备。浦故社稷坛在城北三里许，而山川坛则去城之南二里，倚水滨焉。自洪武八年曾经整葺，岁久迹湮，遂化为荆榛狐兔之藪。有司当春秋两仲，惟是北方诛茅，设奠聊献爵焉。予初至为凄然，叹曰：“煌煌大典，神明陟降之谓，何而仅委诸草莽过。是吾有司过也。”未阅期，乃捐囊俸若干，命工大行修飭。累土为高坛，甃以文石，左构一楹，以视牲且以避风雨。四而缭绕崇墉，塗茨坚固，规模稍稍备矣。北坛沿故址。惟南坛以旧址虞水齧，卜迁西溪之旁，处城西南一里许。二坛規制尺寸无异也。又演武场，距城东阍方一里，旧未有厅，邑君临较观兵，仅栖迟于松杉篷蔽之下，神气殊不震。予乃捐俸若干，造大小厅三间，外筑墙垣，四周之辕门兀启，场前以通出入菟狝。既罢，予乃坐堂皇，旌勇悍，以罚其不闲于兵者，壁垒旌旗几乎一变。昔先民有言，我战则克，祭则受福，我何敢知？然国之大事，我不敢荒矣。祠今与汝民约，尚须守此坛壝，勿令圯；保此垣墉，勿令倾；爱此堂构，勿令毁伤其薪木。万一水旱盗贼猝尔生虞于焉，埋璧于焉，属兵汝军民亦有利哉。政暇爰勒数语于石，令后来同志君子，得考其兴废，日月增修葺焉。万历丙辰岁孟冬记。



2. 灵泽潭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四

宋嘉定三年敕封灵泽潭。在县南一十五里白石山腰。相传

神龙居之。宋嘉定初，县令李知退祷雨有应。事闻三年，赐额曰“灵泽”。

3. 雩坛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四

咸淳丙寅筑雩坛。祷于龙溪。秋七月，雨。

又：雩祭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三

乾隆七年，御史徐以升奏：古有雩祭之典，逢亢旱则又有雩，请仿古礼，每年届期择吉日致祭。偶遇亢旱，即于此望告岳渎、海镇及山川能出云雨者。倘雨水过多，请照祭法禋祭水旱之例，亦于雩坛致祷停止。僧道讽经下礼部议，历代旱雩之礼，皆七日一祈。唐制斟酌较善，宜加参订。孟夏龙见，择日行常雩礼。旱则徒各坛祈祷，旱甚乃大雩；雨足则报祀，或已斋未祈而雨，及所曾经祈祷者，皆报祀。斋期祭品，皆如常仪。久雨祈晴，仿《春秋左传》，伐鼓用牲于社，及《文献通考》禋祭国门之礼，视水来最多之门而祭。仍雨不止，则伐鼓用牲祭于社。祈求晴雨之日，照例禁止屠宰，不理刑名。其直省府州县卫，孟夏择日行常雩礼。或有亢旱，亦皆七日，先祭界内山川，次祭社稷；不雨仍祈祷如初，但不得用大雩之礼，亦不必另设雩坛。其社稷、藉田等坛壝，可以恪恭将事。其或霖潦为灾，则伐鼓用牲禋祭城门，以祈晴霁。但照旧行仪注，奉旨依仪。二十一年，奉文：所需祭品照例陈设，每州县酌用祭银五两。司库给。



4. 雷雨坛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四

元大德十年建雷雨坛。在南门外稍西，社坛之侧。

5. 雷雨山川坛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四

大明洪武八年建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郭之西南五都。东四十七步，南四十五步，西四十步，北五十步。坛墼门墉、斋宿之庐，燎瘞之所，以至牲房、厨库、器数、仪物之属，靡不毕备。知县赵焕章建。



6. 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坛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祈年门外一里许，谓之“南坛。”（旧志）元成宗大德十年，建雷雨坛。在社稷坛之西侧。按：宋理宗绍定初，知县李知退增筑风雨雷师坛。见前李侯《修社稷坛记》。端平三年，知县郑思聪建风雨雷师坛，见前赵汝腾《重修社稷坛记》。明太祖洪武八年，知县赵焕章改建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郭之西南五都。神宗万历四十三年，知县黎宏道以旧址虞水齧，迁建西溪之旁。黎侯有记。见前社稷坛下。城西南一里许。坛至此已三迁矣。今之坛址因之。

国朝顺治初，令府州县建风云雷雨山川坛，并祀城隍之神，共为一坛。定每岁春秋仲月致祭。雍正二年奏准安设神牌曰

风云雷雨之神居中，山川之神居左。本县城隍之神居右。乾隆二十二年，礼部议复陕西巡抚陈宏谋咨称：致祭社稷坛定于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山川坛祇载春秋仲月，未定祭期。《会典》亦未载有祭日等语。今拟山川之神于春秋仲月，与社稷坛同日致祭，请载入《会典》，永远遵行。

7. 邑厉坛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四

大明洪武八年建邑厉坛。在社稷坛之东北。东十六步，南三十步，西十九步，北三十八步。坛墼门墉、斋宿之庐，燎瘞之所，以至牲房、厨库、器数、仪物之属，靡不毕备。知县赵焕章建。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三

在社稷坛之东北。明太祖洪武八年建。每岁清明、中元、十月朔，祭无祀鬼神。按：洪武二年，太祖在昭阳殿梦东甬城隍及钵盂山土地云：岁中致祭无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递年三次，庶幽魂得沾大惠。上觉而异之，召礼部议，诏天下无祀者，岁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为令。先期知县具牒致告城隍之神，届期迎神位于坛中，主其祀。坛下左右设牌二，题曰“本县境内无祀鬼神之位。”国朝如明制。今清明、中元、十月朔迎城隍神至坛设位，坛旁立“无祀鬼神牌位”，官为致祭。

8. 乡厉坛

见《嘉靖浦江志略》卷四



洪武八年建乡厉坛。每里一所。周以土墙，坛而不屋，与邑厉同日致祭。里中父老备物以祀，岁久，存者百无二三。

9. 先农坛

见《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三

《光绪浦江县志》：在县迎春门外，龙峰塔山下。国朝雍正四年，令各省督抚转行府州县衙：择东郊洁淨丰腴之地，照九卿所耕耨田亩数，为田四亩九分，立先农坛。每岁仲春亥日致祭。五年，知县秦文超奉文建。价买民地二亩四分，筑坛一座，建殿三楹。左右翼以两厢，一贮神仓藉谷，一贮祭器农具。外建大门一座。今正殿两厢暨大门俱废。神仓藉谷、祭器农具亦无贮所。坛东官地两亩五分，坛西官地两亩四分，垦田两坵，以符四亩九分之数。田边余地开塘一口，以备灌溉。乾隆七年，奉文以藉田存谷变价备祭。如不敷用，司库凑给。



参 考 书 目

《嘉靖浦江志略》

《光绪浦江县志稿》

《民国浦江县志稿》

